

Tai shang hun yuán dào de zhēn jīng

Date : 22/10/22 11:31 PM

<https://nla.gov.au:443/tarkine/nla.obj-46280515>

In Copyright

Reason for copyright status: Unable to determine date of publication or creation

Copyright status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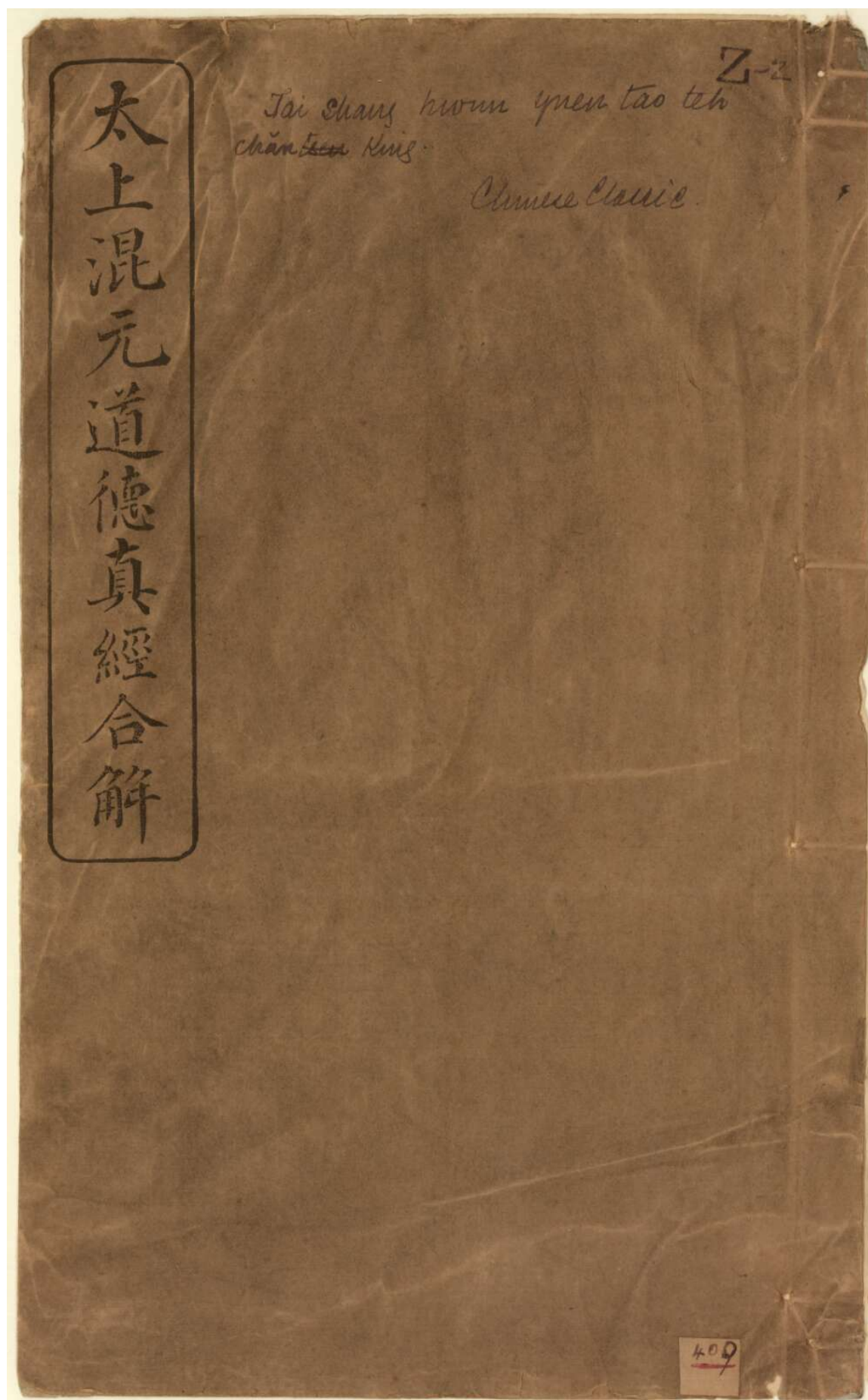
Creator Status: Undetermined [Creator(s) Date Information is Incomplete]

Material type: Literary Dramatic Musical

Published status: Unpublished

Copyright status may not be correct if data in the record is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Copyright in Library Collections visit <http://copyright.org.au> and <http://www.nla.gov.au/copyright-in-library-collection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supports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exchange but does not endorse any inappropriate or derogatory use. Please respect indigenous cultural and ethical concerns.



上八洞仙祖彙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輔元堂敬送

上海中正藏板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一

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第三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二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爲章第十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四
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水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六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獨我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悶。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七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苦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也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
名曰大道。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八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關鍵。
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
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

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九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十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士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

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琤琤如玉。落落如石。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爲道。故建言者有之。明道若昧。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古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慤慤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去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玄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玄德章第五十六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七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淳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守道章第五十九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大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九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思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於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守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爲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主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德。是謂配天古之極。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繚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重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其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欲不見賢邪。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任契章第七十九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雷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太上道德經解序

夫至人能爲至文。至文卽寓至理。維我

太上至哉人乎。伏讀尊經。至哉文乎。而解人不易。索止恐至理之終晦也。乃或有謁殿而陳曰。神寶道德經。自漢迄今。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注釋累數百餘家。編在道藏。各抒所見。均爲尊經之補。雖樹論不同。而未始不羽翼乎道統也。余曰。然。至理至文。必須至解。諸家之解。亦云解矣。而非至也。解其所解。尙非道德尊經之本解也。卽非吾之所謂至解也。一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玉清內相孚佑帝君來訪余。袖出尊經注釋。余披而細閱之。知爲

八洞仙祖闡揚奧旨。不離乎道。不泥乎道。就文解意。淺近無非。高深俾千萬世後能領畧此尊經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而玄綱仙譜。卒亦莫能踰越其範圍。其解乃至解也。以至文而得至解。斯至理不終晦。而至人日益尊。吾旣佩服乎至文。吾尤愛慕乎至解也。猶憶曩時與

呂帝同訂天經改訛正誤筆削俱出

呂帝手而余第總其成固知

呂帝誠屬仙才而今又閱羣才之注則信乎仙才之筆非
塵凡之所得比並而至文賴之以明至理緣之以發洩也
九天開化司祿文呂敬序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太上道德經解序

嘗見世間暴棄者流其於遠深奧秘之言動云不求深解
又曰吾以不解解之如此等輩譬甘坐於幽暗中而不求
見天日之光者也然或自聘管見解其所解究非作者之
所謂解豈遂許其能羽翼經傳也乎則甚矣至文之必需
至解也恭惟

神寶大天尊道德尊經凡五千言由漢唐以來上自公卿
大夫下逮文人學士注者不一家而於尊經之本諦有牽
扯內功離而去之者有拘文牽義泥而執之者有瑕瑜互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見者有顯晦各半者皆不獲見全璧近日遊紫雲觀得見
同班

八洞仙祖依至理以闡經按章逐句無字不晰無文不貫
絕不作一奇異語而

太上當年作經之本義於是乎昭然若揭世人能本此注
以體此經則以之爲己爲人順而祥愛而公矣以之爲天
下國家亦何所處而不當哉如此者斯謂之正解斯謂之
妙解亦斯謂之至解也自有至文以來其不可無是至解
也夫

大羅班首同袍道弟蘇朗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序

記有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固也、而吾謂作不足以
詒千萬世法、非聖也、述不足以迪千萬世心、非明也、則甚
矣、作固難、述尤難也、惟我

神寶太上當周季出函谷關、關尹知爲異人、懇著道德經
凡五千言、分爲八十一篇、或長言之、或短咏之、所爲正心
誠意之功、修齊治平之畧、罔弗備具、非專爲黃冠者立論
也、第其後申韓之徒、有竊其說、而以刑名法術治世者、其
究流於刻薄寡恩、後世病申韓、因而病之、嗟乎、我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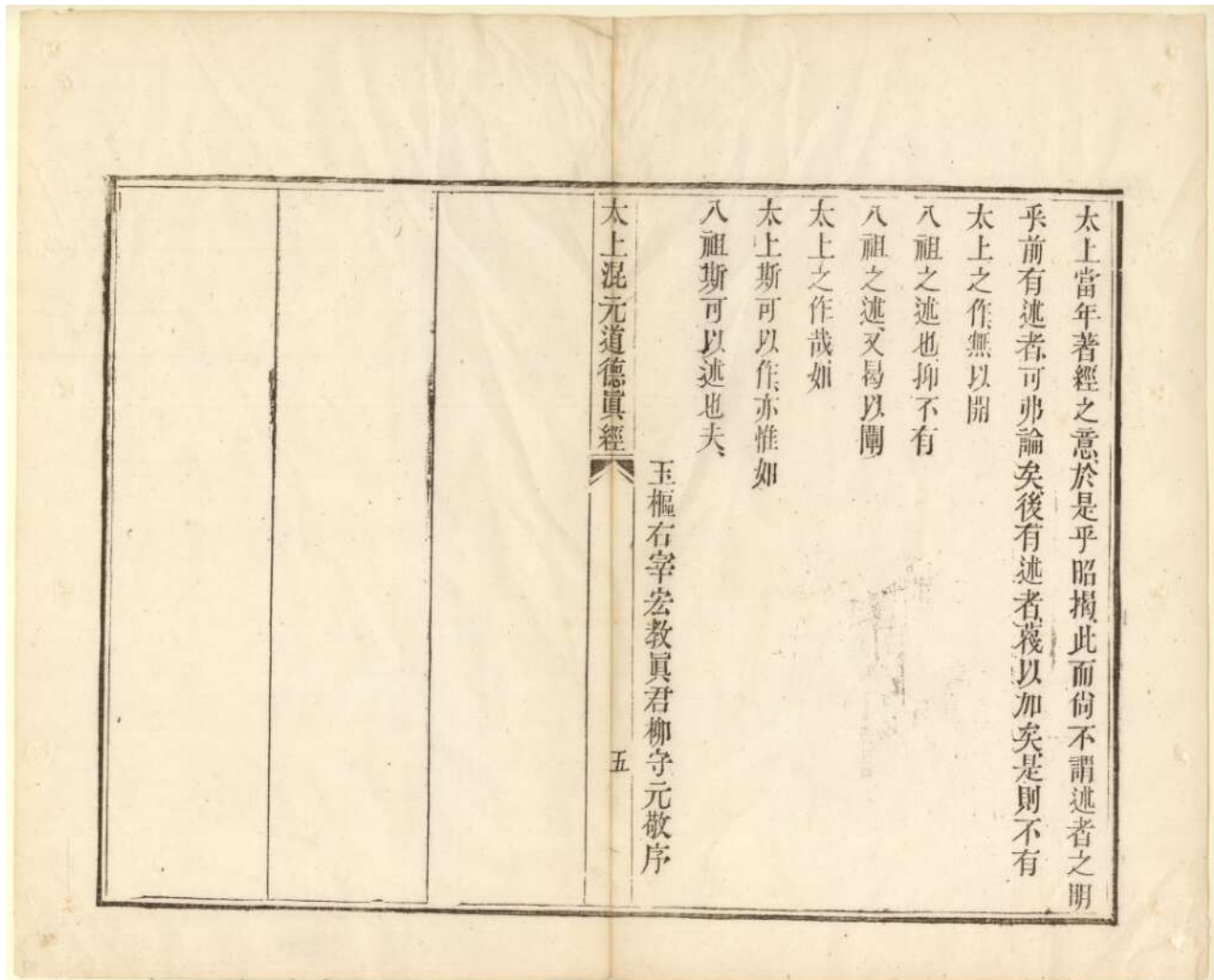
四

太上道德尊經、昭如日月、曾見有刻薄寡恩之說、而著於
篇帙也哉、是此經不顯於天下後世者、述者之無人也、雖
由漢迄明、注尊經者不無百家、而或泥於經而注之、或離
於經而注之、非牽強而扭合、卽附和而雷同、其於我

太上經論本旨、絕少賸合、則亦安賴是述乎、我

八祖恐人心之終蒙將永晦

太上之至道、一日偶集碧雲洞中、相與合注經解、注成、漱
口而捧讀之、直如從幽暗中出、忽見天清日朗、茅塞頓除、
不鑿奇怪、不涉隱僻、就文解意、無注非中、而



太上道德經解題詞

曩者

八洞仙祖合注此經予曾題誌數言今門弟子將

孚佑上帝闡義合而刻之歸入集中洵玄門之至寶也我

帝師於朝禮期外恒詣

太上宮聽法談玄恩賜坐論領契最深故此經之旨得仙
注而始明得我

孚佑帝師之闡義而益明非如世解尋章摘句又多牽
引附會者之可比也道德經本如太極統會萬天各隨境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六

地示現不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使人因其分量而
自爲會入予於此闡義合注亦復云爾

宏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

太上道德經讚

唐肅宗皇帝御製

晝見殊相浮空浮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申命藻繪示諸
郡國

唐憲宗皇帝御製

大道之祖上德之母王者之師生民之父施教中華禮傳
尼父西出函關化胡成佛惟天之覆萬物並育

宋眞宗皇帝御製

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而生後天五千玄文立教垂世

太上混元道德眞經

七

萬劫常存道尊德貴

宋仁宗皇帝御製

大哉至道無爲自然劫終劫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
綿綿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屢聖攸傳萬教之祖
玄之又玄

明太祖皇帝御製

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恍惚其情而密恍惚其
智而長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孚佑上帝全經闡義

八洞仙祖分章合注

體道章第一

道

元始一炁。可道。非常道。道本無言。長養萬物。可名。非

常名。

愈探愈深。愈執愈失。

正陽帝君注曰。此道字在孔子言則爲後天。中庸云道之大原出於天。是有天而後有道。非後天而何。若以太上言。則道字乃先天之道矣。惟有道而後有天。所謂道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生天地是也。故是經開端便云道若可道。非常道也。可道卽後天之道。非常者如著在一邊。就在一邊。不能渾蓋包羅。若大道則不可道也。惟不可道。道斯常周。而名亦如之名。卽仁義禮智之名。其生此仁義禮智者。道也。謂之仁。謂之義。謂之禮。與智便落後天。而仁不能通乎義。禮不能通乎智。是以無常名也。而所以仁。所以義。所以禮。與智。則不可名。其不可名者。道而已矣。

無蕩蕩難名。民無得稱。名天地之始。純亦不已。有太極分真。名萬物之母。降本流末。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隱顯莫測。常有欲以

觀其微。

守中抱一
有意操持

又曰無字一讀。無卽所謂無極也。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麗於無。非天地之始乎。有字一讀。有卽所謂太極也。惟有道而後萬物生。無趨於有。非萬物之母乎。常無一讀。無何以見妙。無不終無。微妙不可端倪。故欲觀之。蓋是無非蹈空之無也。常有一讀。微者纖也。盡也。卽所謂遍也。凡物有不能遍。其不能遍者。以所植之淺也。惟道則常有。有根於無。從無生有。有斯不窮。不窮斯微矣。而要非迹象之有也。故欲觀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二

此兩者。

執其兩端
空空如也

同出而異名。

一分造化
心起經綸
同謂之玄
盡性至命

體用

玄之又玄。

形神俱妙
無中生有

衆妙之門。

悟由此入
妙用難量

又曰兩卽有無之兩。無此道也。有此道也。謂之同出。而或以無名。或以有名。名則異矣。玄者深遠無極之所出。有入無道之神妙。若此。欲不謂之玄也。能乎。然第謂之玄。則猶可以迹象求也。毛輅有倫是也。至玄之又玄。則鮮所測度。所謂無聲無臭是也。非至而何。然又不終於無。衆有皆從此化。化生。故曰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已美。斯惡已。有危皆知善之爲善。有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難易相成。先難後獲。見長短相形。道本無形。高下相傾。天旋地轉。音聲相和。一風萬籟。前後相隨。往古卽今。正陽帝君注曰。大道不滯形迹。不分畛域。不落意見。渾渾淪淪。固無所爲惡。並無所爲美。固無所爲不善。並無所爲善。故舉有無難易長短等一切。渾於不見。省却多少牽扯。煩擾。天下人不知此中妙諦。知美則以爲美。殊不知別有不美者存。知善則以爲善。殊不知別有不善者在。相形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下。遂生出有無等許多弊竇來。何如大道不知之爲得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恭已而治。行不言之教。天何言哉。又曰。爲亦事也。聖人當事而行。初無爲之之心。行所無事是也。當言而言。亦無言之之心。四時行焉是也。故曰。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忘其。生而不有。忘。爲而不恃。忘。功成而弗居。忘其。又曰。作興起也。萬物於我待作。書曰。作新民。御世者所不辭也。然雖不辭。而實不有不恃不居。

夫惟弗居。

緣空慮絕

是以不去。

真一常在

又曰此卽顏子無伐無施之謂。總是理會得無字親切精妙故耳。聖人既弗居功。彼萬物日遷善而弗知矣。又何去之有哉。

安民章第三

不尙賢。

德聖

使民不爭。

大公無我

不貴難得之貨。

伯牙棄利

使民不

爲盜。

戒得

不見可欲。

非禮勿視

使心不亂。

轉物應機

是以聖人之治

修身。

虛其心

遺欲。

直養全命

弱其志。

致柔全神

強其骨。

保精全氣

正陽帝君注曰。聖人之治。總是講的箇淡泊無爲。所以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四

賢不尙貨。不貴欲。不見胥。天下而渾之心者。神明之宰。

自是要虛。而腹則何以要實。蓋腹者。心所宅也。宅弗安。

則天君亂。故虛心而實腹。若志則腎所藏也。而骨則爲

腎之餘。志妄動則強而肆欲。骨斯以痿。聖人知此。故弱

其志以強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

返樸守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衆矩從心

爲

無爲。

寂然不動

則無不治。

感而遂通

又曰民之多故。總緣於有知有欲。是以紛紛不靜。惟常

使人知欲盡泯。則共遊渾噩浩蕩之天。而天下何不治。

之有。其曰使夫知者不敢為。猶云智者無所用其謀而已矣。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謙不淵兮似萬物之宗。淵其

始

正陽帝君注曰。道字一讀冲字一讀冲。即冲虛無欲之冲。猶寂然之謂。以寂然之道。用之於世。似乎不能盈滿。宇宙而不知其淵淵其淵。為百川之所歸注。是故萬物所宗主也。曰似者亦謙言之耳。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挫其銳。知止解其紛。不隨和其光。退藏同其塵。混心湛兮似若存。存神

又曰。人不知道。立於無。是以銳而求之。紛而求之。愈求而愈失。其去道也遠。是以聖人銳則挫之。紛則解之。道備於躬。光輝自應。遠耀而又不欲過於表著。以凌物用。是和其光焉。以同其塵。夫塵不解者也。烏乎同之。然不同則又獨異矣。伯夷之清。非至道也。湛即湛寂清靜之謂。惟湛寂則道無弗存矣。似亦謙辭。吾不知誰之子。一元象帝之先。超跡是化

又曰大道若此其果誰之子乎曰象帝之先夫帝已先矣又曰象帝之先則是先而又先即上所謂玄之又玄是也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無心施化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法天無爲以百姓爲芻狗順帝之則

正陽帝君注曰不仁非謂天地聖人之不仁也言天地無心成化萬物皆沐其仁而天地究未嘗有心仁之芻狗祭物束草以作犧牲祀則奉之過則棄之言無所繫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六

戀也天地之仁萬物亦若是焉而已矣聖人之於百姓也亦然

天地之間塞乎兩間優品類其猶橐籥乎空洞虛中太和充溢虛而不屈中直動而愈出無窮

又曰橐籥不動則寂有感皆通天地之化如之蓋惟虛其中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多言數窮希言養氣不如守中允執厥中

又曰多言者即煩稱博引之謂與其多言而不適於道何如守中之爲貴乎中即允執厥中之中堯舜禹湯文

王周公孔子皆根是以御世。太上之言乃範圍曲成不
過不遺之道。而後世乃以老氏別之。不亦謬哉。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是謂玄牝。一陰一陽。

正陽帝君注曰。谷。空其中。可謂虛矣。而猶有形之可見。
不得謂之神也。惟道既麗於虛。而形迹胥泯。此所以謂
之神。其曰不死者。死者生之返。物反而歸。則曰死。若道
未見有生。則亦安見有死。故曰谷神不死。牝以生物。得
名曰玄牝者。生物而不見其生之迹。是牝而實玄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玄牝之門。念頭起處。是謂天地根。呼接天根。吸接地基。

又曰玄雖麗於無。而實陽神之所宅也。牝似麗於有。而
卽陰神之所主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玄牝之
門。非卽天地之所托始乎。且陰陽無形無象。而靜闔動
闢。正無非陰陽也。門司闔闢。故以是况之。

綿綿若存。川流不息。用之不勤。虛無。

又曰綿綿者。微而不絕之謂。玄牝雖至微妙。而端緒恰
自絡繹不絕。曰若存者。不見其存。而實有存者在。勤訓
窮此其所以用之而無終窮也。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萬古長春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陰陽變通以其不自生。本無生滅故能長生。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不自強不為外其身而身存。成已成物非以其無私耶。天地同根故能成其私。萬物同體

正陽帝君注曰。混沌鑿而兩儀奠。何代不有天地。何時不有天地。亦何人何物不共戴此天地。長莫長於此。久莫久於此。所以謂之天長地久。而要之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物而無生之心。不自生不自以為生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本是以法天地。不自有其身而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八

後之。不自愛其身而外之。凡所先者皆人之事。所自內者皆人之圖。乃被其澤者無弗歸之。是不先身而身自先矣。外其身而身存矣。要其所以致此者。非以其無自私也耶。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其私即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王者以此為私。非無自私。安克以成其私哉。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不為物性處眾人之所惡。以柔處卑居之靜壽故幾於道。動微吉先共庶幾乎正陽帝君注曰。道生德。德生善。善白德生。故曰上善其

曰若水者。天一生水。德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斯二者皆從無以趨於有。是之取譬。水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功。處衆人之所惡者。惡訓忽言衆彼其澤而忽而不知其澤。此水之所以幾於道也。而聖人之上善如之。
居善地。利物心善淵。容物與善仁。生物言善信。應物政善治。化事善能。成物動善時。順物清平。
又曰居善地者。言水自高趨下。必有歸宿是也。非善地而何。心善淵者。其源不窮。其流不竭也。非善淵而何。與善仁者。恩波廣沛。放之皆準是也。非善仁而何。言善信者。導則流。塞則止也。非善信而何。政善治者。優渥田疇。滋潤枯槁是也。非善政而何。事善能者。可大可小。可短可長是也。非善能而何。動善時者。冬則堅凝。春則泮釋是也。非善時而何。而上善與之同焉。此節俱是雙關語。雖祇言水而上善在其中。
夫惟不爭。卑以自牧。故無尤。有善無咎。
又曰此二語亦承上就水言水。言水之所以備諸善者。以其利萬物而不爭故也。夫惟不爭。故人皆不得而尤之矣。不知上善者。曷弗取鑒於水哉。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九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惡盈。當其盈而用力持之。持之是也。而不免於持之迹矣。何如不盈之為貴乎。故曰不如其已。大道戒銳。當其銳而揣之。揣之是也。而不免於揣之心矣。揣是強制之法。踰時又將復然。故曰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貽其咎。人道而好功名。遂身退。君子有終。天之道。合德。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十

又曰。金玉從富貴來。世之享富貴。擁金玉者。何以不克終而守乎。以其驕也。驕緣於貪。貪斯戀。戀而不能去。故凡抱遠識者。於功名遂之後。則亟思退。恐盈滿之為害也。則此箇退字。是乃天之不盈之道。漢留侯深知此道。故終身不殆。若越之文種。吳之子胥。其不知退者矣。能為章第十

載營魄。神氣志道。不為物遷。抱一能無離。二物混成。如母攜嬰。

正陽帝君注曰。魂魄人之所各麗於身者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變者神也。營訓止。魂屬陽精而神焉。魄

屬陰雜而止焉。是之謂營魄。載者以魂載魄也。魄載魂則魄爲政。而嗜慾攻取。將漓其性。若魂載魄。則魂爲政。而虛靈不昧。日見其天。抱一者抱此不二不雜之真。能無離言神與一。不可以須臾離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

真息悠悠如保赤子

又曰氣卽形氣之氣。而利害美惡分焉。用之當則美而利。失所當則惡而害。與其逞之失所。不如斂之使靜。靜卽所謂專也。且氣易隣於剛。剛者必折。齒剛是以易敝也。故旣專而又致柔。能嬰兒者赤子純一無僞。安於不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七

識不知之天。聖人之安於無事。則亦如之。故曰能嬰兒卽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謂也。而生神章有云。熙頤養嬰童者亦猶此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

不見不聞鑑明塵淨

又曰滌除者掃除雜穢也。聖人以無事爲福。故於雜穢一切掃除。而玄覽其高遠。日躋上達。則亦何非義之有。故曰無疵。

愛民治國能無爲。

不動不變時清道泰

又曰民自其愛之之道。國自有治之之道。聖人如其道。

以愛民亦如其道以治國所謂因物付物是也而何待
於爲故曰能無爲

天門開闢能無雌出有入無一而不二

又曰天門者卽道之門也道之開闢動用自然範圍不
過曲成不遺聖人亦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已耳故
曰能無雌雌者守一之謂卽君子而時中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月皎水巖點聽屏賀

又曰齊治均平明白四達是所謂知也然見以爲知則
有知之心矣有知之心則與本然之知判而爲二且如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十二

鏡照物者也物來斯照而鏡初無照物之心故明白四
達雖知而究未有知也故曰能無知

生之畜之翰旋四應長養羣情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爲而不恃忘其所以

點點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行修德備脫體全真

又曰聖人體道於無所以生萬物畜萬物雖生而不自
以爲有雖爲而不自恃雖長民而不自以爲宰是謂無
聲無臭之道惟精惟一之道也非玄而何故曰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象月之數萬法歸心當其無有車之用轂虛其中所以運行

埴以爲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有器之用。竭智盡物。聖無全能。鑿戶牖以爲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有室之用。誰不由戶。莫非斯道。故有之以爲利。得此父母。無之以爲用。存我厥初。之身爲用。無內無外。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教人總本箇無字立論。是經八十一篇。惟此章揭明其旨。太上無量度人。經濟皆在於此。車有轂則必有輻。轂一而已。而輻則若是之多。似寡不可以勝衆。乃轂則無爲。而輻則自爲旋轉。是惟轂無爲而後有車之用也。推之於器。於室何獨不然。用器者自煩。而器之質固無爲也。謀室者恒擾。而室之象亦無爲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也。惟無斯有器之用。室之用。然則天下之凡有者。不皆生於無乎。故沒箇有則不足以見無之大。而沒箇無又安克以入有之細。所以末二語曰。有之以爲利。言有之固爲利矣。而實無之以爲用。言不得這箇無。難以致用也。無之時義大矣哉。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志之所之。其機在目。五音令人耳聾。和氣去心。貪外喪內。五味令人口爽。嗜於道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猿馬不定。無所歸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志爲物轉。貴乎守一。是以聖人爲腹。收視返聽。樂在其中。不

爲目。眼被色眩。妄視世情。故去彼取此。見性明心。聞聲悟道。
西華帝君注曰。目官司視。耳官司聽。口官司味。儒家所謂氣質之性也。聖人與人均共之。第聖人任理而不放性。衆人任欲以賊其性。遂致耽夫五色五音五味。而目於以盲矣。耳於以聾矣。口於以爽矣。性固如是哉。爽訓苦。不特此也。彼馳騁田獵。以及難得之貨。聖人亦未嘗不欲。而當其際。總以鏡花水月付之。不致如庸衆之發狂而妨行也。所以古之達人。爲腹不爲目。蓋最貪者目也。然極意於貪。而竟無處盛受。若腹則多寡皆能受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而究未有意於貪。聖人深味此義。故去彼取此。彼此卽指腹目而言。是緊接文法。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福兮禍伏。知足不辱。愛能勿勞。知止不殆。貴大患若身。
西華帝君注曰。此二語乃一篇之旨。寵辱本是兩事。身與患亦是兩端。而開端輒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圖發此真堪令人神聳。
何謂寵辱若驚。如臨深淵。寵爲下。自辱何辱。如履薄冰。寵爲下。居寵不寵。得之若驚。富貴何有。失之若驚。患失防危。是謂寵辱若驚。坦蕩傑然。我何有。可無大過。無榮無辱。

又曰此節正解首句世人得寵而榮。僉以寵爲上。而不知寵實爲下矣。所以然者。寵乃辱之返。亦卽辱之因。從來受大辱者。未有不自大寵來。如是而寵不爲下乎。故得之則恐辱連累以致失。失之亦恐辱有未離。其值此心驚。宜也。然玩二若字。亦虛狀之耳。非真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安危累心。得喪累性。吾所以有大患者。迷即本來。勞形自苦。爲吾有身。穢質不堪。及吾無身。幻緣放下。依然澄澈。吾有何患。自然。毋我。毋固。

又曰凡人莫不私有其身。卽莫不自謀其身。而謀身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餘患不旋踵而至。總因有此身。適以患此身。與其有身而患及身。何如無身之爲愈也。吾苟無身。夫復何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心猶人君。身同天下。則可寄於天下。百年過客。萬物逆旅。愛以身爲天下者。明德親民。修身爲本。乃可以託於天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又曰貴以身爲天下者。非自貴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貴耳。愛以身爲天下者。非自愛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愛耳。如此而尙不可以付神器哉。故曰可以寄於天下。託於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戒慎內省。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此三者不可致詰。受之以靜。神會意領。故混而為一。同風混合。一以貫之。

西華帝君注曰希夷二字人多罕解。故太上直揭其旨曰曷為夷。視之不見是也。曷為希。聽之不聞是也。而微則人猶有能解者。雖能解之。鮮克象之。故又以搏之不得示焉。而要之夷即希。希即微。皆所謂玄也。名雖異而義則同。此所以混而為一乎。中庸之不睹不聞。大雅之無聲無臭。悉本於此。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其上不皦。性靈無體。其下不昧。神化無方。

又曰皦明也。與昧相對。世人多明於顯而昧於微。猶明於上而昧於下。聖人本玄以立極。不著於顯而立於微。故曰其上則不皦。而其下偏能不昧。

繩繩兮不可名。累車之道。復歸於無物。復見天心。民無能名。存誠格物。

又曰繩繩言相續而不絕也。雖不絕而欲以名之。究莫得而名之。則亦終歸於無物而已。非玄而何。

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親見中。是謂恍惚。渾渾淪淪。有真若存。

又曰既曰無狀。又曰之狀。是又有狀矣。而究竟何狀乎。
既曰無象。又曰之象。是又有象矣。而究竟何象乎。若亡
若存。殆恍惚不可為象矣。其顏子瞻前在後之景象也
耶。
迎之不見其首。瞻之在前。隨之不見其後。忽然在後。
又曰真玄恍惚若此。所以當其前而迎之無首之可尋
也。自其後而踵之無迹之可見也。斯不亦幽深微妙也
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能知古始。靡不有初。是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謂道紀。識得虛皇。為綱為紀。
又曰古今二字勿泥。物趨於有則為今。道立於無則為
古。執古以御今。猶云本無以御有。非大道之綱紀而何。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遊世不見。深藏若虛。不可得聞。微妙玄通。知微之顯。玄妙尤中。深不可識。
西華帝君注曰微妙二語乃相連而及。惟微斯妙。妙斯
玄。玄斯通。通斯深矣。而尚可測乎。古之善為士者。本領
以此。

夫唯不可識。惟備故強爲之容。能近豫兮若冬涉川。骨寒
又曰夫古之士。既深不可測矣。而終於不可測。天下後
世又曷以知有善士哉。故不得已而強爲之容。猶云強
爲之表著也。然雖表著而實則斂而不放。所謂豫者戒
而後動之謂。言不得已而動。其動之逡巡畏縮。則有若
當冬而涉川。是卽履薄臨深之義。
猶兮若畏四鄰。必慎其獨
又曰吐而仍茹。曰猶。有動則有言。於不得已而言。而囁
嚅不敢輕出諸口。若畏四鄰之或知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儼兮其若客。毋不敬渙兮若冰之將釋。太和充溢敦兮其
若樸。羣居謂曰曠兮其若谷。虛乎屢空渾兮其若濁。心與
和而又曰儼端肅也。渙解悟也。敦誠篤。曠清虛也。渾渾淪淪也。
善士之言動謹飭如此。故其致躬端肅儼若客。如見大
賓也。聲入心通。解悟若冰之釋也。機械變詐之全消。敦
厚而誠樸也。虛中以應。曠然若谷之有神也。至渾兮若
濁。則亦和光同塵之意。必曰衆皆濁而我獨清。則是矯
激之徒。大道不尙乎此。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動之基

又曰嗜慾之流日趨於動而不復知有靜枯槁之衆泥然此境而不復知有動夫孰能止其濁而從事於靜以徐復本然之清明乎亦孰能不久安而從事於動以徐得養生之道乎是蓋不著動靜一邊而有無相生之義益明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之末夫惟不盈。沖虛無盡故能敝而不新成。潛雖伏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十九

又曰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欹器之所以不容盈也故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不盈必至於敝矣而凡物之成者無有不敝之時况道欲其敝不尚乎新此所以寧敝而不取新成也卽此可悟退步之法。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虛以待之無爲之先

西華帝君注曰虛無者道之體清靜者道之根世人只從實處著脚遂爾動作紛紜不已所以生出無限煩惱故要虛要靜然存一虛之心雖虛猶未虛也存一靜之

見雖靜猶未靜也。必致虛到極。守靜到篤。方謂之虛。方
成箇靜。而實與動齊。範圍於其中。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又曰。作與起也。由虛而實。由靜而動。則萬物作焉。大道
所不辭也。然極意於作。將性根日漓。鮮所歸宿。是必由
動返靜。從實返空。斯為還原歸本。故曰。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身外無為。各復歸其根。如觀月窟。復見天根。歸根曰靜。止於至善。無欲。
又曰。芸芸眾也。此承上而深言之。芸芸即眾作之謂。知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其當復。則當各歸其根矣。譬如花卉之榮。皆生於根。及
其搖落。仍復歸於根耳。歸根則斂。尚不謂之靜乎。
靜曰復命。返本還元。復命曰常。不謂不殘。松柏青青。知常曰明。古今洞達。湛然常寂。
不知常。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妄作凶。心生法亂。氣散神離。
又曰。人有性。則必有命。而此命即道也。易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則此命字。不得輕看。混看。常常存也。惟復命
而後。可以湛然常存。人患不知有常耳。誠能知常。則俯
察仰觀。窮幽極渺。無弗洞澈。不謂之明。不可得也。反是
者。昧於此常久之道。而一意於動。專力於實。勢必多所

妄作而不免於凶矣。

知常容。

大無容乃公。細無不人。

公乃王。

能為萬物主。王乃天。正德合天乃道。一氣之始。道乃久。合真與道。何有終窮。沒身不殆。雖天

地覆

神明。堅。吾不與之。穩。

與之。穩。

又曰古之達人。惟知常。斯能渾蓋包涵。一切渣滓。盡歸

消納。乃有容矣。有容則物我彼此不分。哇咻而公。大公

無我。帝王之度。尚不謂之王乎。天天之王也。王王之天

也。道極於王。正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之謂。非天而何。而

要其所以為天者。非他道也。一切萬物均不能常。惟道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王

則久存而不敝。是亦不息則久之謂。聖人知此。所以常

奉此道。沒身而不怠也。殆與怠同。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無上至道。萬物皆臨。

其次。視之。譽之。

因不失視。其次

畏之。

懷明。思義。共次侮之。無恥。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即最上之謂。言御世者。以道治天

下。泯聲色。神教化。潛移默運。而其下於變時雍。順帝之

則。則亦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由道而運為德。於是乎

有禮樂制度。雖亦善政善教。其不逮最上者遠矣。故彼

其澤者亦祇親之譽之而已降是而並無其德焉特夫
政文網在前能無畏乎道路以日能無侮乎

故信不足不知有此理只為太分明焉有不信自古有死無信不立

又曰夫民至畏而且侮其不信治也明矣而要其所以
不信者上不知道則無以取信於民若上誠信矣民斯
從而信之故曰此上信之不足耳下焉有不信者乎

猶今其貴言默而識之言寡其尤功成事遂龜乎成功樂奏太平百姓皆謂我

自然無為而治帝力何有

又曰離道者治如彼體道者治如此則亦可以見白為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天下後世法矣而猶訥訥不敢輕出諸口斯不亦貴此
言也哉夫亦曰道本無形不尚迹象我運此道於無為
之中迨功成事遂使百姓皆謂我自然何快如之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太機既散仁義乃行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聰明服聖業識

西華帝君注曰仁義道之所分出也曷以言乎道廢而
有仁義蓋道是箇渾淪的事物原無所謂仁義之名能
以道御物終古只有一道那有箇甚麼仁義惟不能體
此道而道廢於是乎從道之所分出者致力而天下始

有仁義之名矣。智慧本是美德。曷以出而有偽。蓋上古之人如無懷葛天。渾渾噩噩。不雕不琢。用不著智慧。則亦無所為奸回。自後世智慧一生。而善用之則成美。不善用之則為偽。機械變詐皆從用智慧來。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欲牽纏。順性愛命。

國家昏亂。有忠臣。

身心紊亂。誠意規中。

又曰。唐虞二帝。均號聖人。而千秋萬世。獨推舜為大孝。豈放勳獨不孝乎。曰。無瞽瞍也。舜有瞽瞍。孝斯以見。商周拏旦。均推良相。而推忠者。獨及逢比。豈伊周之不忠乎。曰。無桀紂也。逢比有桀紂。而忠以名。更推之詩。小弁。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主

知孝子。板蕩誠忠臣。斯義可昭雪矣。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

忘神。

民利百倍。

親賢樂利。

西華帝君注曰。聖與智治民者。專恃乎此。而曷為絕之棄之。曰。聖智皆不免於有為。有為則粉飾太平之事。滋而民多擾。擾斯亂。亂斯害矣。夫何以利。故必絕聖棄智。而一以道運。使民潛移默化。而不自知。利何如也。故曰百倍。

絕仁棄義。

忘氣。

民復孝慈。

安時處順。

又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卽未有義而虐其子。仁義乃德之分見。曷爲棄絕。曰仁義雖是美德。而三代下竊仁義之名。離仁義之實者。正復不少。竊其名而離其實。則父子之間有僞心焉。僞則人倫泯矣。故必絕棄仁義。而一以道處之。則孝慈多矣。

絕巧棄利。

忘形養氣。盜賊無有。方寸太平。

又曰巧以利用。利以益民。亦曷爲乎棄絕。曰巧利興。則爭欲得。苟或弗獲。勢必相率而盜。民有盜心。國不可爲矣。故亦棄絕之。方使民不致爲盜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言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使其使然。孰若自若。故令有所屬。應無所著。見素抱樸。清明在躬。少私寡欲。志氣如神。

又曰三者承上三項而言。言此三者皆具文也。具文烏足以治天下乎。故令有所屬。亦惟屬之於道已耳。而道果何在乎。曰見素。曰抱樸。以及少私寡欲焉。素乃白質。未施章采。樸乃璞玉。未經雕琢。皆所謂一也。虛也。卽所謂道也。

異俗章第二

絕學無憂。

無爲何慮。

西華帝君注曰。聖人未嘗廢學。而所學者惟道。窮理盡性。至命。是皆聖人之學也。後世之學不然。涉獵詩書。求工詞賦。如陸機楊雄等輩。號稱博學。而因學轉滋憂虞。是皆知學。而不知所以學也。與其學之弗臧。何如弗學。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一氣所過。聚散相去幾何。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何若。所存者神。

又曰唯謹諾也。阿慢應也。同出於聲。而敬意以判。此善惡之小者也。若云善惡則邪正分途矣。然必過為區別。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所謂休休有容者。安在。古人直以唯與阿善與惡相去。究不甚遠。而一味渾而忘之。不使留形迹也。

人之所畏。生死知命。大事不可不畏。

又曰。至人待物恒寬。律已恒密。故夫人之所畏。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則亦從而畏之。不敢高自位置也。

荒兮其未央哉。沉滯聲色。流浪生死。

又曰荒大也。言立體如此。豈不大哉。其未有央乎。

衆人熙熙。逐物。清蕩。如享太牢。無味。於道。如登春臺。無厭。我獨泊兮。其未兆。
虛靜。待之。如嬰兒之未孩。但看嬰兒。處胎時。

又曰衆人徂於所欲。一得之便。熙熙然如享太平焉。如登春臺也。而我獨淡泊爲懷。全無欲之念。萌於中。兆卽萌也。是其湛然無欲。一如嬰兒之在襁褓。尚未及於孩也。夫孩童已純一無僞。而嬰兒則更無僞矣。故以是况之。

乘乘兮若無所歸。豈解有心。潛莽誌。

又曰乘乘者。卽落落之謂。言此心廓落不羈。無離無著。一若鮮所歸宿然。

衆人皆有餘。不知。哉歛。獨我若遺。惟恐。失之。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種邊。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名爲。妙道。沌沌兮。昏昏。然然。

又曰此以知言。言衆逞其知識。似若有餘。而我獨泯然其若遺也。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蓋不過沌沌渾淪而已。不以才智聰明見也。

俗人昭昭。的然。日亡。我獨若昏。闇然。日章。俗人察察。用心。分別。我獨悶悶。何須。彼此。

又曰惟其然。故衆人羣恃其昭昭。而我獨若昏。衆人皆稱其察察。而我獨悶悶。

忽兮其若海。不帶。方隅。漂兮若無所止。離諸。變微。衆人皆有以。衆貴。有爲。

以我獨頑且鄙。我貴無用之用。我獨異於人。道不遠人。而貴食母。養須藉母。復歸命根。

又曰言我雖昏昏悶悶。而性地光明正大。忽兮有若海之能容。漂兮其罔所窺測也。衆人二句對上以能言。言衆人恃其才力。皆若有所建立。而我獨常處於頑鄙也。道者衆之母。蓋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總歸本於道。非母而何。此我所以異於人而獨貴母也。曰食者嬰兒無他注向。只知食母之食。達人之歸根於道。毋亦若是焉。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大包六合。惟道是從。微塵細入。

玉華帝君注曰。孔大也。道無形象。未見有容。自運而爲德。遂爾容納萬物。人第知德之有容。容而且大。而不知皆歸本於道也。故曰惟道是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亘古無物。了無人識。惚兮恍兮。似有非有。恍兮惚兮。若止其中。有物非無。窮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象。非有。精交會。

又曰德容既根於道。而道何在乎。恍兮惚兮而已。夫恍

惚不幾無象而少物乎。而要之雖惚兮恍兮。象固藏於其中。無象而有象也。雖恍兮惚焉。物固寓於其中。無物而有物也。由無象無物之先。推之成象成物之始。不見恍惚而又見窈冥矣。窈冥不猶是難窺測乎。而其中之真精。雖不可窺測。夫固已信之穩矣。

其精甚真。純一不雜。其中有信。真實不虛。

又曰。夫惟其精甚真。則其中之包羅涵蓋。莫載莫破。益以信大道之不我欺也。

自古及今。萬劫常存。無終無始。其名不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閱衆甫。萬物始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皆稟於道。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從道受氣。以此觀聽言動。非道不然。

又曰。不去猶云不朽。古今皆有去時。一世古則一世去。世闔世而成古今。所以古今皆有去時。而道獨常存不去。甫美也。道惟常留。斯以閱衆美而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也。夫衆甫紛紛遍天地。吾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以知此道而深信之不疑耳。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委曲則全。若曲則直。大直若曲。枉則直。大直若曲。若曲則直。大直若曲。窪則盈。謙下則盈。德歸則新。晦極則明。弊則新。晦極則明。自明則新。自明則新。少則得。易知簡能。見始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矩一矱。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无

玉華帝君注曰。天下總是一箇理字。要能體認。如直與曲兩端。羣知直是而曲非也。殊不知任直之過。反與萬物有妨。惟曲則能通。通斯和。和則萬物在宥。其成全者。正無涯也。枉者直之反。既枉矣。亦安得直。而不知木工之引繩。取其直也。究竟引之始直。舍之則曲。未見其常直也。惟枉不見直。而不直中總有箇理字作骨。如父子相隱。雖枉正可以處州里行蠻貊。是為不直之直。其直固自多也。水性就下。窪下之地。衆水所歸。未有不盈者也。新故相乘勢也。常即於新安見有新。惟到敵時由敵

以返新。萬物成敗消長之理。大類如是。少則得者。即一以貫之之謂。雖少而貫通常自得也。苟厭少而驚多。將荒唐滑稽之論。皆得而惑之矣。是一者介寂感之交。主危微之界。恍惚窈冥。無離無著。而所謂曲全枉直六事。皆從此一中分出。故聖人獨抱此。以為天下法式焉。

不自見故明。莫見乎隱。不自是故彰。莫顯乎微。不自伐故有功。無功。不自矜故長。無施勞。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我商。自忘。

又曰。聖人抱一如。是可謂明矣。而究不自以為明也。彼

目能見物。不能自見。自見爲目。則反不明。故不自以爲明。明斯遠也。而由是不自以爲是。人必是之。人是之。則明彰矣。不自伐其功。人必以功歸之。功益著矣。不自矜夸其長。人必卽其長而欽之。長愈永矣。凡此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皆所謂不爭也。夫惟不爭。天下亦孰能與之爭哉。漢高帝鴻門不與項爭。而垓下遂無有與之爭者。此類可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豈虛言哉。正非誠全而歸之。歸本

初復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十

又曰。通章主意。原在首句。故末亦單結。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無曲弗全。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皆全也。欲全萬物。而有不歸之於道。卽有不歸之於曲也哉。卽如人之一身。五臟六腑。以及四肢皆曲。而是身賴以常全。則曲而能全。更瞭如矣。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妙音希聲

玉華帝君注曰。希言卽簡言之謂。道重離默。以簡爲貴。世人弗知此道。而煩稱博引。不適於中。多致牽強。非自

然也。惟聖人希言。適合自然。雖淡而愈旨也。
飄風不終朝。狂則驟雨不終日。驟則爲此者。主宰天地。而久。天地尚不能久。乾坤無非幻化。而況於人乎。法禁。驟矣。
又曰。自辰至巳日終朝。自旦至暮日終日。言夸鬪之徒。牽強求合。其言不可以取信。譬之飄風驟雨。不過陰陽一時亢伏之氣。不終朝終日而旋止也。夫此爲飄風驟雨。爲誰。乃天地也。天地亢伏之氣。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順理。合轍。道者同於道。通乎。物也。德者同於德。忘乎。我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失者同於失。齊得。喪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迎適。無累。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隨在。有得。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順其。自然。信不足焉。吾斯。未信。有不信焉。因惑。生疑。
又曰。惟其然則道尚矣。故從事於道者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同於道則樂得道矣。同於德則樂得德矣。卽不幸而同於失。則亦道中之失耳。故有所失則亦樂居此失也。此卽某幸有過之意。言道之可樂可貴如是。而人乃疑之道根淺而信不足故也。惟信不足益以不信矣。

苦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躒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

玉華帝君注曰。跂。翹足也。跨。如跨馬之跨。兩腿崩開之謂。言足利於立。腿利於行。此其常也。腿足之能事也。苟或矜其足力。而加之以跂。雖立危矣。焉能常立。更或恃其腿力。而加之以跨。雖行艱矣。焉能遠行。此亦猶夫視而明者。一自見則反不明。學而彰者。一自是則反不彰。擁有功者。一自伐則反不見。功澤可長者。一自矜則反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不能長矣。驕盈之害。大類如是。

其於道也。餘食贅行。仁見為仁。智見為智。物或惡之。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故有道者不處也。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又曰。由是以觀。道尚平易。不貴隱怪。總以適中為主。所謂君子中庸也。譬如飲食適可。則作息自如。多食是為有餘。而反傷脾胃矣。更如行走。以輕便為快。設使多帶重贅之物。則身體不便。而轉艱於攸往。物或惡之者。言此二事。皆衆人之所惡。有道之士。則亦為能取是哉。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

混沌開先天地生乎身

玉華帝君注曰此物字指道而言。混渾也。先天地生。言先天地而有。而天地即生於其中也。是即道生天地之謂。

寂兮寥兮

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

爲天下母

養育衆生

又曰凡物有聲。道無聲也。常寂然也。凡物有形。道無形也。常寥然焉。惟其寂寥。故能獨立。無所依附。而未有天地之先。及既有天地之後。彌綸布濩。莫之變改。周流於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

前古後今奉行者。第見其善。不見其殆。此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乎。

吾不知其名

不可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強爲之名曰大道。無大

曰逝

無逝曰遠。無遠曰反。收拾歸來

又曰渾沌太無。道何所名乎。吾不知其名也。而第見萬物皆由之弗越。則亦字之曰道而已。又見天地皆生於其中。萬物總無以加之。大何如也。則不得不強爲名之曰大道矣。道既太則未有不逝者。逝者如斯。亦同此意。積新成故。由故返新。往者有來。來者又往。皆所謂逝也。

道既逝矣。而有不遠乎。遠曰反者。言道雖大而逝。雖逝而達。苟能反而求之。吾心則道卽在是。何大且遠之有。故道大。太虛無象。天大。無始。地大。無終。王亦大。參天兩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靈地獨存。玄之又玄。入法地。效坤德也。地法天。容載萬物。天法道。助道化也。道法自然。清靜虛無。承天施也。又曰。庸流昧於道水。只知世上有三大。曰天也。地也。王也。而不知域中有四大焉。苟由本以推之末。由流而溯其原。則王人雖大。且必取法乎地。地與雖大。且必取法乎天。天可謂大無外矣。而亦必取法乎道。道雖大無外。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心為萬靜為躁君。道為一身之體。物之宗。玉華帝君注曰。天下輕重之數。靜躁之分。夫人而知之也。而輕必借麗於重。躁必待鎮於靜。則未之有知。故直揭之曰。重為輕根。言有重者。鎮壓中央。而以駕輕車。便無顛覆之患。非輕之根而何。靜為躁君。言能主靜。寂然。

不動而以應萬事始見感通之神非躁之君而何躁即動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日行不離輜重時運雖有榮觀無所燕

處超然心超

物外

又曰聖人惟知此道所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以重為輕根故也雖有榮觀言熱鬧場中雖光榮足炫而本然清虛之體固自超然不亂以靜為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心而以身輕天下總有輕則失臣輕動

則失君躁妄

亂神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又曰言道既尚靜尚重如是世之人主所當奉若不違奈何撫有萬乘而以身輕天下也哉故君輕則遊豫逸樂無節鮮克勵精圖治臣庶知其不足以輔則望望然去之輕之故也不知道有重也夫君輕且失臣而况臣之躁乎臣躁則急功謀利而少協恭和衷之忱君知其不可以用則輦帶以橛之者躁之故也不知道在靜也既以責君而兼以勵臣君臣交勉於道嚴矣哉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以心善言無瑕譏以性善計不籌策以神

知

覺性

合神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無於道。

玉華帝君注曰。車馬輪轅。周行必留轍迹。此物勢之必然者也。而本道以行。則不少留夫軌迹。善行也。繁稱博引。矢口易招愆尤。此興戎之身致戒也。而準道以言。則不予人以瑕譴焉。善言也。思前想後。圖謀必事籌畫。此人情之所必爾也。而依道以計。則自然中款。無所用籌策也。善計也。推之於閉。不用關鍵。局固而不可開。非善閉而何。充之於結。無繩約而物束不克以解。非善結而何。是皆所謂道也。卽所謂道之自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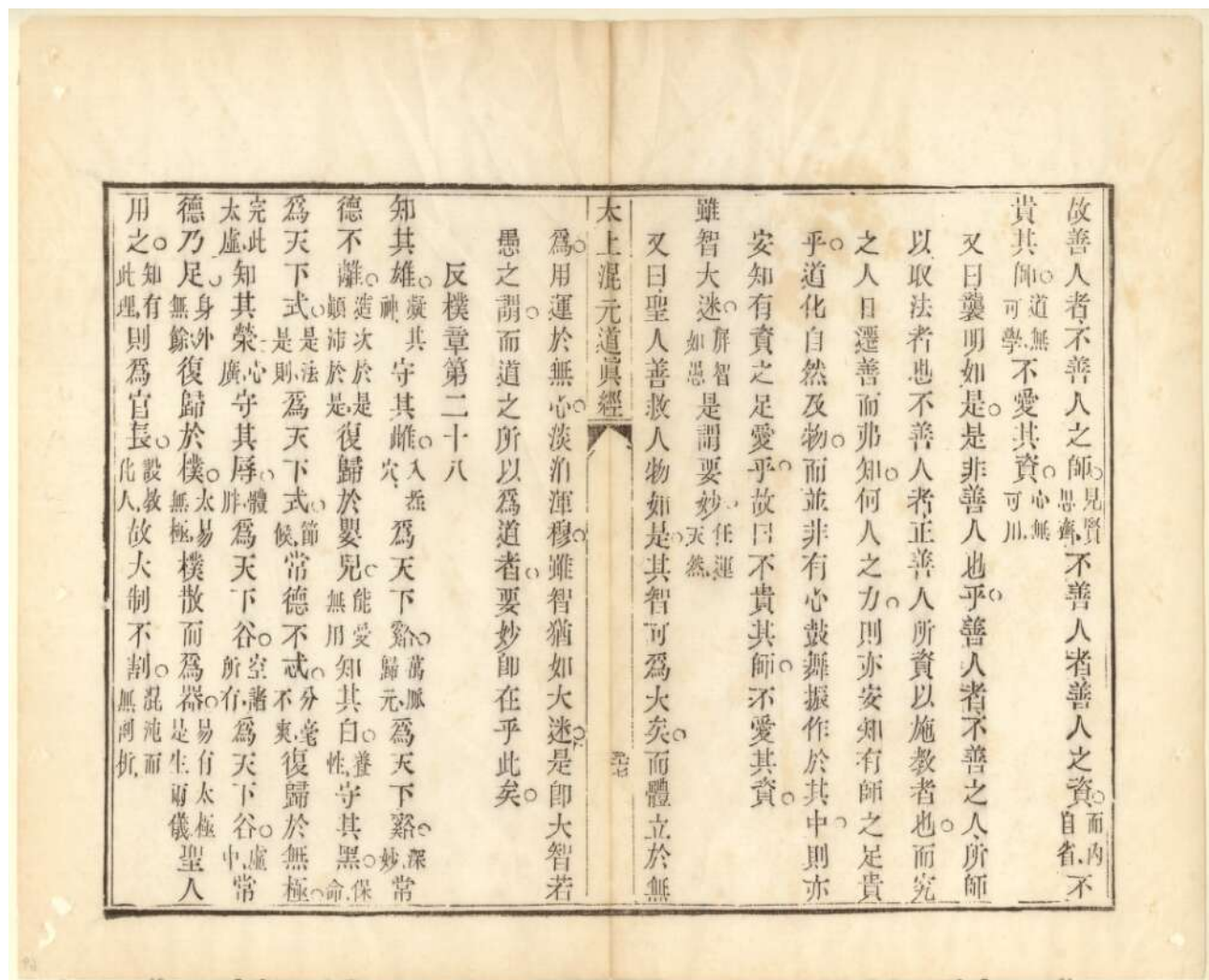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均氣常善救物。與物同體。常善救物。混成。

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生慧。

又曰。夫行善言善計善如是。而尙不可以救人救物乎哉。能救人則天下無棄人矣。能救物則天下無棄物矣。故曰。聖人云。襲沿襲也。相沿不絕之謂。言庸流域於耳目物我之間。恒分畦畛。猶坐井觀天。焉得爲明。惟聖人視人猶己。欲立立人。且寧不立己。必欲立人。欲達達人。亦寧不達己。必欲達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傳燈之相續不絕。其明大矣遠矣。不謂之襲明而何。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吳

玉華帝君注曰。雄雌卽先後之謂。雄居先雌居後也。人情莫不爭先而恐後。乃爭先者易蹶。反不如後者之穩步焉。聖人非不知其雄也。而寧守其雌。竇卽深谿之谿。言聖人守後而不務先。其德足以感孚天下。天下歸之。如衆流之趨深淵。是爲天下之谿矣。雖爲天下谿。而聖人不以衆歸自矜也。猶是抱常德不以雌冲虛恬淡。絕無嗜慾。雖大人猶然赤子。故曰復歸於嬰兒。白黑卽明暗之義。白其明也。黑其暗也。人情莫不尙明而恥暗。乃尙明者察察多傷。反不如暗者之韜晦焉。聖人非不知其白也。而寧守其黑。式卽法式之式。言聖人守暗而不務明。其德足以爲範天下。天下則之。奉以爲式。雖奉爲式。而聖人不敢以自伐也。猶是守常德而不忒。混聲色同寂寥。不滯形象。仍返本始。故曰復歸於無極。至於榮辱。尤其較著者也。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乃至於榮者辱旋及之。反不如安辱者之自得也。聖人非不知其榮也。而寧守其辱。謙冲善下。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如天下之空谷然。夫惟如天下之谷。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常德於以足矣。而究之有爲仍無爲也。樸者性始之名。性

始無爲。故曰復歸於樸。樸無也。復歸於樸。是有不終有。仍返於無矣。迨樸散而爲器。是無不終無。復趨於有矣。無者天地之始也。有者萬物之母也。譬如人君既已建。其有極。又分設官長以會其極。大制宰制也。割割裂也。君令臣共。以此宰制天下。而何割裂之有哉。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道本無爲

玉華帝君注曰。帝世之有天下。揖讓得之。非取之也。四方風動。黎民變之。非上爲之也。若將欲以力取天下。而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元

從而作爲於其間。是爲失道已矣。通不得已。言二者皆弗得於道矣。

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爲有妄心。卽驚其神。爲者敗之。自然執者失之。通變。

又曰。天下大器也。曰神言有神默相之。是則神器之大。擁此者皆當抱樸守雌。不可以有爲也。一侈志於爲。則粉飾太平。徒滋紛擾。反以敗國。一著意於執。則拘虛膠固。鮮所通變。不惟得之。適以失之矣。

故物或行或隨。念茲在茲或虛或吹。思無邪或強或羸。善用其心或載

或察精思此理是以聖人去其過猶不及去奢道常如此去泰道無不足

又曰總之道尚自然。故物或有翼之以行者。或有步焉以隨者。或响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而可裁者則或從而載也。可傾者則或從而覆也。雖應用不同。要皆因物付物。順其自然而已。何所庸我之侈然恣肆而貪求之無厭也乎。是故聖人甚則去之。奢則去之。而泰亦並去之也。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心合不以兵強天下。善勝在於不爭其事好還。歸根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玉華帝君注曰。治世有道。本道發為文德武功。非所尚也。且兵為凶器。淫佚之事。上帝惡之。苟或侈志於兵。自使天下肝腦塗地。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若齊之湣王。楚之靈王。秦之始皇。梁之武帝。皆獲殺身之禍。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心兵所起荆棘生焉。神在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情欲必起

又曰此更推言兵強之害。言終日用師。則農業妨而田

疇不治荆棘叢生。不特此也。殺氣過旺。有傷天地之和。則災禍流行。運所必至。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固不卜而早定也。

故善者果而已。所到定力不敢以取強而已。

又曰。果決也。言善為治者。絕不談兵。從不好強。其於四方六合。總以仁義化之。禮樂綏之。追綏之不得。化之逆命。則不得已。取決於一戰。阪泉涿鹿之師。是果之明徵也。而究不敢恃以取強。自謂用兵之如神也。

果而勿矜。待之以靜。果而勿伐。默而守之。果而勿驕。存之以和。果而不得。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已。用之。果而勿強。虛無。

又曰。人特患無是果耳。誠有是果。則必能不自矜張。不自誇伐。不自囂盈。間用其果。皆出於勢不得已。而初不自以為強也。

物壯則老。心為。是謂不道。性為。不道早已。永失。

又曰。善者用果而不尚強。夫何以故。蓋恃強則逞壯。逞壯則易折。大過之上六。大壯之上六。其明鑑也。譬如物之發露太過。精華難要於久。灼灼之華。早發者則必先萎。此物壯之未有不老者也。苟或只知強壯之足憑。而

不知老敗之將至。則是昧乎盈虛消息之道矣。是之謂不道。不道之念。其不可不早已也。夫已止也。息也。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物或惡之。為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而離生。

孚佑帝君注曰。戰危事也。勇逸德也。兵凶器也。雖有佳兵。實為不祥。故曰不祥之器。且窮兵必妨農業。多傷性命。類于天地和氣。凡物無不惡之。是以有道者斷不以是為得計。而安以處之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聖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用兵則貴右。剛主兵者不祥之器。凶器。德非君子之器。觸求勿與。競不得已而用之。欲求合道。恬淡為上。常勝而不美。求欲寂神。而美之者。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無事不辦。夫樂殺人者。欲絕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百故吉事尚左。東木主生。凶事尚右。主殺。偏將軍居左。省上將軍居右。全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如喪考妣。殺人衆多。兵息三。尸自焚。以悲哀泣之。神存戰勝。則以喪禮處之。獨照。又曰。夫惟有道者不處佳兵。所以君子居則尚左。而用兵則尚右。尚右者。示不敢專制之意。誠以兵為不祥而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聖

非君子之器。其間或用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蓋其本道致治。總以恬淡無欲爲上。若兵之凶器。則雖獲勝於人。不可爲美。而以此爲美者。是以殺人爲樂矣。如之何其可哉。昔孟子語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樂殺人者宜乎難得志於天下也。推而至於凡事之吉凶。則吉居左而凶則居右矣。是亦儀禮祥車纁車以分左右之義。卽如行師。將之偏者何。反居左。將之上者何。反居右。此其中有二義焉。一則謙而不欲自尊大也。一則退而不欲樂殺人也。雖勇居上勢。故寧右而毋左焉。夫居上勢而處右。則不見可恃。惟見可憫。是視兵勢之如喪也。故卽以喪禮處之。如秦穆夫人披髮登臺而請晉惠。非以喪禮處之而何。所以殺人衆多。屍橫遍野。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此猶得竊欣其得志乎。悲哀泣之而已。所以君子於戰勝。不以爲吉。轉以爲凶。而徹樂不懸。食旨弗甘。多以喪禮處之者。良以兵固不祥之器也。夫喪非不祥者乎。以不祥之喪處不祥之兵。禮也。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應化樸雖小。至天下不敢臣。道爲萬侯王若能無友。

守

抱萬物將自賓賓服從德

乎。佑帝君注曰。首篇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以道不可以道名也。故此章直曰。道常無名。然終於無名。則天下又安知有道乎。是有樸在。不可名而猶可名者也。夫所謂樸者。何性也。性之爲體。寂焉渺焉。則亦似乎小矣。而天下究不得而域之。所謂不敢臣也。彼智者可以慧使。勇者可以力使。藝者可以才使。皆可得而臣之。若樸則有而仍無。無而又有。恍兮惚兮。則亦奚從而臣之哉。然雖不可臣。而樸則卷之藏於密。放之則可彌六合。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器

者也。侯王若能守此樸而不改。則本是以默運潛移。無爲成化。萬物皆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乾坤交感麗以降甘露。一點落黃庭。人莫之令而自均。一氣和太

又曰。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積而流也。潤於有形而實施於無聲。人君以樸理天下。成於有象而實本於無爲。其與天地之降甘露。不爽累黍。故物被無聲之露。莫之令而自榮。則民沐無爲之化。亦莫之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因器制名。夫亦將知止。淡然知足。知止所

以不殆。知止而後有定。

又曰始制卽所謂樸也。言道本無名。而強爲名之以樸。則是始制有名矣。夫道既有名。勢必日趨於有。日趨於有。則己與物勢將從風而靡。若水之狂瀾。無所底止。而極意於有。全失夫無矣。失無則失樸矣。故曰名而無。則道隱。名既有矣。則亦當知止以復歸於無也。誠能知止。將還原反樸。而何殆之有哉。

譬道之在天下。心之在我。猶川谷之於江海也。在止於善。

又曰更取而譬之。道在天下。萬物從而歸之。猶江海無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聖

意於衆流。而川谷之水。必從而注之也。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外觀其物。物無其物。自知者明。內觀其心。心無其物。勝人者有力。勇於道而化自成。自勝者強。真積力久。

孚佑帝君注曰。智者分別之謂。不知人則是非邪正。將何以辨。是亦已之累德。則知人尙矣。然人若不自知。不自知而徒知人。尤累德也。故知人者。第謂之智。而自知斯謂之明也。猶之恃我勇力以取勝於人。僅可謂之有力耳。終不若君子尙義不尙勇力。而敬勝義勝以自勝。

者斯謂之強焉

知足者富

安貧樂道

強行者有志

有志者事竟成

不失其所者久

觀其所以

命基

死而不亡者壽

安滅照存

又曰人情多不知足得一翼十得十翼百得百翼千得

千翼萬道強求之終不可得久併其得者而轉失之貪

之爲害故也誠能知足則不求富而富矣衛公子荆可

風也人類不能自強遇艱深卓絕之事便推諉不敢向

前無志故也苟能勉強以行仁義則謂之有志矣所者

何性也卽樸也吾心之所以爲心也離而去之無以爲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巽

心卽無以爲性亦卽無以爲生夫安能久惟常抱此渾

樸之物葆而不失其所則雖形體或壞而精英自足千

古不亦歷久而弗衰乎夫體道能歷夫久則入水不溺

入火不焚可以無死卽或死之而腐壞者軀殼吾之精

氣神終未之亡也譬如蟬之脫殼蛇之脫蛻其若死者

殼與蛻也而蟬之爲蟬蛇之爲蛇究未嘗亡也夫旣云

死矣而仍不亡脫殼尸解者流也不生亦不滅是也非

壽而何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記兮

充滿八極其可左右達源

孚佑帝君注曰。沚水中之高地也。道立於高。又極於清。衆濁環繞。有似於江之沚。故以是况之。惟道居高而下。視則以一本散爲萬物。而左宜右有。無非道所充滿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不免於生。功成不名。實無所得。

又曰。道可左右。如是其爲萬物之母可知。既爲物母。則物皆恃之以生。母能生物。則母亦任之。而何辭。第道尙虛無。如是生焉。弗辭。勢將日趨於有。而不可道者。可道矣。不可名者。可名矣。道固如是乎。而不知功雖成。不名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

有也。生者自生。道猶是恍惚寂寥而已。彼滯於無者。類辭物而不生。滯於有者。類生物而居功。皆不可以爲道。愛養萬物而不爲主。道能育物。忘其所自。故常無欲。常守真。可名於小。語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可名於大。何所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栗中藏。世界。故能成其大。誠不可量。

又曰。道惟不辭。不有。故於萬物雖愛養之。而不自爲主。其不自主者。以湛然無欲故也。惟常無欲。是自居於小矣。道雖不自以爲主。而萬物或知而歸之。雖大未云大也。惟萬物受其陶鑄。而不知誰氏之力。耕田鑿井。帝力

何有於我。是日遷善而究不知有主。皞皞熙熙。大何如也。雖不名大。而大之名必歸之。究之聖人終不敢自以爲大也。惟不自以爲大。而大實有所難掩。而無容辭者。故曰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允執常。天地悉歸。

孚佑帝君注曰。象。道也。大象。卽大道也。道本無象。而象以名之。是爲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之者。奉持不失。言奉道以往。行之天下可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吳

往而不害。道無鬼神。獨往獨來。安平泰。心安性平。性平神泰。

又曰。夫往者。利害之交也。只求利往。而有妨於物。非往之善者也。惟奉道以往。而於物各無所害。萬物得所。可謂安矣。萬物洽情。可謂平矣。四方風動。可謂泰矣。非執大象以往。而能如是乎。

樂與餌。從心下。過客止。自絕。道之出口。淡而有味。淡乎其無味。無味之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無盡之味。

又曰。道之入人。淪肌浹髓。非徒悅其耳目口體已也。苟

第悅其耳目口體。則猶之樂與餌矣。彼作樂以娛耳目。作餌以頤口體。客過之。悅其聲色臭味。未有不從而止。車者。迫樂闕而餌盡。則又終已不顧矣。若道之出口。則淡焉其無味。不若有味之餌也。視之則不見。聽之則不聞。不若有聲有色之樂也。而推而用之。擴而往之。則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窮者。道之大何如乎。欲不名之以大象得乎。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一闕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一動將欲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廢之。必固興之。若存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舍用是謂微明。

幾微先兆

孚佑帝君注曰。喻。合也。張。開也。將欲喻。則先張之。必張而始能喻也。以此推焉。將欲弱其兵。必先驕其心。如晉文退舍以驕子玉是也。強驕也。且將欲廢其事。必先示以興。將欲奪其地。必先與以賄。如晉獻賂虞以取虞地是也。以上四者。有似管仲孫武之謀。曾大道而顧若是。第仲武任術。君子任理。任術則流於詭譎。任理不失其光大。此所謂哲人知幾。知幾其神之謂。是謂微明者。明。

之深而微也。八之字俱指物言。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常和。剛必敗。

又曰。齒剛易折。舌柔常存。聖人之所以欲喻先張。欲弱先強。欲廢先興。欲奪先與者。以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故也。

魚不可脫於淵。心不離乎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與立。不可與權。

又曰。魚以水為宮。亦依水為勢。當其浮沉於淵。鼓鬣揚鬣。雖強有力者。莫之能勝。魚固居剛矣。迨脫淵而陸。則失其所恃。而生殺一聽乎人。不又剛即於柔乎。是故聖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平

人無時無處。不出於柔。而天下之剛者。卒莫能勝。此大明之終始。而國之利器也。國之利器。惟有道者自喻之。而不可出而喻諸人也。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無為為道妙。而無不為。有作是根基。

孚佑帝君注曰。無為者。道也。然終於無為。則宇內亦安知有道。故無為者。其體而有為者。其用。究竟為之。而仍無所為。故謂之常無為也。即謂之無不為也可。

侯王若能守。心主萬物將自化。自然。萬物將自化。萬化而欲作。一念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要知真一處當使六用廢
又曰。是無爲者可卷可放。若現若隱。或卽或離。非色非聲。冲漠無朕。極矣。然爲侯王者。若能守此無爲。則德運於無形。功積於弗知。萬物將資焉而自化矣。第物化而我。不與之俱化。斯不失無爲之體。每見世主。因物振興。遂亦從風而靡。徃於已然。冀其未然。忘其本然。流弊鮮所底止。惟當其化而欲作之時。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乎有以爲者。仍是無以爲也。是之謂無爲。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知者不敢爲天下將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自正。爲無爲則無不治
又曰。夫無名之樸。能鎮有爲之化。樸其不可欲也耶。然存一欲樸之心。則仍趨於有矣。故樸雖美。而初不以爲美。而欲之。要其所謂不欲者。無他。直是主靜而已。靜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終。虛無而自然也。靜以無爲。而凡有皆從此生。天下亦安有不定者哉。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德大無上是以有德。和氣流行下德不失德。有
是以無德。與道相違

孚佑帝君注曰。上德卽無爲之德也。無爲之德。雖有以化化生生。而究未有心於化之生之。是不自以爲德矣。惟不自以爲德。而化生於其德者。無弗歸之。是不德而有德矣。若從事於有爲。而兢兢抱德以執之。雖亦利及於物。而德滯於有。非德之所以爲德也。則謂之無德也可。

上德無爲。法道安靜而無以爲。無所事於心下德爲之。逐妄而有以爲。真迷

又曰。上德固無爲矣。然或無爲而有所以。尙不得謂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至

無爲也。惟無爲而並無所以。則混虛太空。窅冥而不可窮。至於下德。已不免於爲矣。乃爲之而且有所以。是其爲者。乃其所以者也。其所以者。卽其所爲者也。相提並論。何啻霄壤。欲不名以上下得乎。

上仁爲之。施仁及物而無以爲。本無作爲上義爲之。以物爲心而有以爲。流而忘返

又曰。德既分上下矣。豈仁與義獨無有上下乎。曰。仁義則下德矣。此而更下。不可言也。第仁義既同於爲。而上仁何以爲而無爲。上義卽何以爲而有爲耶。曰。仁主宅

內義主發外。宅內則慈祥愷悌。運於一心。可以爲之而
不見。此仁之所以能無爲也。若發外則因物調劑。稱物
平施。利在於爲。固難泯張弛之迹也。此爲之而所以有
爲也乎。

上禮爲之。以禮齊物而莫之應。終不則攘臂而仍之。自昧其天。

又曰。由仁義而推之禮。禮更不逮仁義矣。故仁義有爲。
禮尤有爲。爲之所以冀物之應也。迫爲之而不應。則更
設刑罰以約束之。是強之也。強其可以爲訓哉。仍卽訓
強。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一

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其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失仁而後義。

不能心其心。失義而後禮。已失其真。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已非自然。

又曰。由此觀之。德者道之次也。仁者德之次也。義次於
仁。而禮更次於義。故失道而後尚德。失德而後居仁。失
仁而後由義。失義而後制禮。後其道德仁義。無庸議也。
惟是禮則雖與仁義齊名。而溯道之源。攻德之始。探樸
之賦。固無所爲禮也。自失德失仁義。而忠與信皆無復
存。於是乎制爲禮法。以約束萬物。而順之則治。稍或強

之則離。德離心。縱使粉飾具文而虛詐日生。國不可以
以爲國矣。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求奇不實愚之倡始
又曰大道本虛。虛則空。空則靈。靈則神。聖人玄覽萬物。
如鏡之澄澈。物來畢照。無所用識以識之也。世人視止
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閒或億逆微中。燭於幾先。則
是謂之前識。夫前識不亦分道之華乎。而道尙樸不尙
華也。其自矜爲華者。子智白雄者也。恃其識而不識者
正多。罟獲陷阱。愚我者正難逆睹。故雖曰道之華而實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愚之所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還淳返樸處其實。不居其華。欲檢捨妄從真
又曰道厚於德。德厚於仁。仁厚於義。而禮爲最薄。此厚
薄之大較也。而道則樸實自明。前識則雖華仍暗。何去
何從。大丈夫其必有以處此矣。故曰處其厚。不居其薄。
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所端有道矣。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見明太玄地得一以寧。河海靜默

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眞。谷得一以盈。粹然有餘。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泰然安國。
孚佑帝君注曰。道不可名。一則道之名也。而亦卽道之體。是一者。天地之樞。鬼神之宗。萬物之祖。帝王之本。人第見天之清。而不知其得清者。有此一也。第見地之寧。而不知其得寧者。有此一也。至於神則稱靈。谷則能盈。推而及於萬物之生。總皆稟這箇一。而各擅其所有。就是世之侯王。亦必得此一。而始可正帥乎天下也。貞訓正。

太上混元道德眞經

其致之一也。至誠。天無以清將恐裂。移星易宿。地無以寧將恐發。龍蛇起陸。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候。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國家危殆。
又曰。是一也。得之則天地神谷萬物侯王無弗位。無弗育。卽無弗治。反是而無此一。則推而致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天無此一。而不將裂乎。地無此一。而不將發乎。發卽發洩太盡也。神無此一。而不將歇乎。谷與萬物無此一。而不將竭與滅乎。更使侯王無此一。而享貴高之位。天下不將由此蹶乎。蹶卽詩方蹶之蹶。顛覆也。天地豈

易裂發而爲此云者。甚言一之爲貴耳。
故貴以賤爲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爲基。性者心之基
又曰賤與下俱指道之一言道非賤也。亦非下也。而恍
惚杳冥。無形無聲。不見可貴。不見可崇。則名之曰賤也。
可名之曰下也。可而居貴與高者。實不能舍之而他歧。
違之而或越也。故貴則以賤爲本。高則以下爲基。
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此其以賤爲本耶。惟道
爲非乎。然哉
又曰夫以無能名之道。而謬名以賤。漫名以下。不亦輕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視此道乎。而不知非也。侯王之尊。猶道之大也。而其自
稱。則以孤寡不穀。自謂然則非有味於此。而以賤爲本
耶。抑非也耶。
故致數車無車。混不欲碌碌如玉。不有落落如石。冥然自全
又曰故就其一而推致之。無以生有也。有而終無也。猶
之數車者。若輪若蓋。若軫與轆。則歷歷若可數之。而既
附之於車。則第見爲車而已。不見所爲他也。故數車而
仍無車。卽車之一端思之。可知道不著意想。不落形迹。
不滯於貴也。亦不淪於賤也。正非如玉之碌碌。止貴而

不能賤也。石之落落止賤而不能貴也。道之一何無方而無體哉。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致柔氣凝。

季佑帝君注曰。反。卽物極必反之反。亦卽反而歸者之反。誠者物之終始。無其始。安見有終。而無其終。曷以反始。况無名天地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反則無名而道無爲。不終無爲也。故見爲反。而動已伏於其間。此反所以爲動之用。且道無爲。則杳渺寂寞。亦云弱矣。而卷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之則藏。放之則彌。化化生生。並行不悖。並育不害。皆此無爲者以有爲也。故曰此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象非爲有。有生於無。無形未是無。

又曰。卽此觀之。可見天下之物。皆從有生。無此有。安得有萬物。而是有非。亦有也。俱從無極生來。向無此無。則亦安有此有哉。有其可名者也。常道也。無其不可名者也。非常道也。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非耳聞。中間便悟。中士聞道。若存若忘。無處著力。

兩可下士聞道大笑之。國何信不及只為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為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瑤華帝君注曰。道不可道也。而亦有其可道。不可名也。而亦有其可名。雖可道之。可名之。而聞之者卒鮮。即或聞之。彼且將道其所道。名其所名矣。夫惟上士一聞是道。便知道雖虛無。而實在吾身中。勤勤焉服膺勿失。奉之於胸。即佩之於身也。降此而中士。則若明若昧。或信或疑。可出可入。道有時存。即有時亡也。更降而下士。則不知有道矣。設有詔之以道者。彼且大笑之以為不足。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信也。夫笑不幾於畔道也乎。然惟聞之而笑。斯足以為道。不笑不足以為道也。大道非庸流之所能識也。

故建言者有之。因理見道

又曰。昔之達人曾有味於道味。而豎論以建白者其言歷歷有之。則吾亦樂取而列焉。

明道若昧。不昧本來進道若退。為道夷道若類。不生分別。

又曰。其建言者何。一則曰。以此身而明道。初不自知其明也。雖明而若昧焉。再則曰。以此身而進道。亦不自知其進也。雖進而若退焉。夷平也。類即等類之類。建言者。

又曰道無險阻。亦無奇特。本平也。而以吾之身平易行去。若皆與眾共知共行。而若類焉。

上德若谷。包含萬物。太白若辱。素以爲絀。廣德若不足。惟恐不及。建德若偷。常懷此念。應變無方。

又曰。建言者又歷言曰。以此道而形爲德。德則上矣。上則實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德也。蓋有如空谷然。以其德而表爲白。至潔也。孰克污之。而其心不自以爲白也。蓋有若汚辱然。層而累之。德日以廣。廣其不可自據乎。而其心不自知其廣也。猶若有不足焉。德至於廣。亦云建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美

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建也。尙有若偷情然。偷訓情。言德至於廣且建。是非無所藉而能然也。蓋由其天質之真。純一不雜。方能造是境界。是其真質不大可恃乎。而其心不自知其真也。殆有若愚魯然。淪與愚通。

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道在萬物先成於萬物後。大音希聲。叩之即應。大象無形。無所名相。

又曰。德積於身。則此身無弗尊且達矣。建言者又歷言曰。德備於躬。直方大矣。豈不可以駕馭羣倫。而有德者不露圭角也。雖大方而無隅焉。隅稜角也。且德備於躬。

棟樑之大器也。豈其不可向榮而早發乎？而韜光養晦，必待晚以成焉。徑寸之材，不至於晚，未克蔽日而干霄也。以德而發為聲，秩秩德音，萬物將取則矣。而聽之寂然，猶是大樂之無聲也。蓋龍虎吟嘯，從不輕發。非若蛙蠅之聒聒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德未有無象者也。而積而愈斂，不落聲色，究何所象乎？蓋太素之質，純白不受采也。

道隱無名。

無所指說

夫惟道善貸且成。

能化其化而不自化

又曰：凡若此者，皆所謂道。而道不可名，是蓋隱而無為。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卒

者。而由無為以趨於有為，則能推其有餘以貸不足。而萬物賴之，且相與以有成也。道之大何如乎？非上士曷克知之。亦曷克體之。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虛無生一氣

一生二。

一氣判陰陽

二生三。

陰陽成三才

三生萬物。

三才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

背止其後

沖氣以為和。

稟於中和

萬物

瑤華帝君注曰：一者純一不雜不二之謂。所謂太極是也。然當無始之初，並無所謂一。自有道而一始生焉。有無極斯生太極也。自太極判而為兩儀，一以生二矣。由

兩儀以列三才則一又生三矣。自三才尊而天生之地。生之人生之。繁然不可紀數矣。故物生於三。則各稟其血氣。而既負其陰。又抱其陽。陰陽交會。無所爲知識。乖侮變詐也。渾然寂然。不過冲氣以爲和而已矣。冲即冲漠之冲。冲漠之氣。不淪於無。不滯於有。自然而然。非和而何。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

一無偶衆人之所忌而王公以爲稱。自處謙柔

又曰。孤寡不穀。微詞也。賤且小者也。言性既冲氣以爲和。則可小可賤。而無庸高自貴大矣。乃庸衆不識是性。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空

而偏惡夫賤且小者。嗟乎。何不思之甚乎。彼孤寡不穀

之稱。非賤且小者耶。而王公大人。曷爲以之自稱耶。

故物或損之而益。

引之不得去弱用強或益之而損推之必還

所教。

無一亦我亦教之唯道而已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常吾逢敵亡

將以爲教父。

不善善人之資

又曰。凡此者。蓋以道尙夫損故也。然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可損。則勢必轉而益。迨益之又益。以至於無可益。勢

又將轉而損。損益之道。盈虛之道。卽有無之道也。誠得

此道。則與衆何好。亦與衆何惡。人教之。吾亦從而教之。

矣。和光同塵可也。倘舍柔而務剛。是強梁也。強梁者乖
侮是居。倘得其死所也乎。故惟是道虛而不盈。無而不
有。損而不益。柔而不剛。吾將藉之以爲立教之祖焉。父
音甫祖也。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大道虛無有用。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勝堅。無有入無間。
貫金透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以有契無。

瑤華帝君注曰。堅卽剛也。堅與柔有與無各相對待。故
柔者堅之反。無者有之反。夫人而知之也。而用之則有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空

道。倘不知柔能克堅。而遇剛仍以剛克。其不折而敝者
少矣。惟舉至柔者以馳騁乎至堅。則堅既不損。柔亦不
靡。何克知之。且或不知無能生有。而以有捍有。其不至
紛而亂者鮮矣。惟根至無者。以趨夫有。則無不終。無有
不終。有而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有無相生。斯稱無間。則
可知道總歸本於無。無爲斯以有益也。

不言之教。默識。無爲之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天下希及之。民鮮久矣。

又曰。總之道本立於無形。而非有所作爲。運於無聲。而
非有所昭示。而不聲者。若提其耳。不形者。若策其躬。是

所謂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聖人行之。而天下卒希有及之者矣。中庸謂惟聖者能之。其斯之謂乎。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名遂身與貨孰多。利多得與亡孰病。得寵

身退瑤華帝君注曰。此名字即榮名之名。不作可名之名解。

言榮名雖可慕。而或不自重其身。以弋浮名。是先失其身。久必並其名而亦失之。從可知身重而名輕也。故曰名與身孰親。擁貨以自封。是亦肥身之計。而身之所以爲身者。貴德以潤之。不在貨以豐之也。一失其身。身且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室

不有。妄用是貨。故曰身與貨孰多。貨與名皆非切身之物也。誠能不慕榮名。不殖貨利。而終日只知有道。則道在我而得矣。反是則亡。夫道宜得也。不宜亡也。得之較亡。其孰病乎。有識者可憬然悟矣。

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欲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欲知不足辱。必喪其本知止不殆。應如無量可以長久。無邊

又曰。世人爭名爲利。皆愛之一念階之也。苟或注意於一物。而從而爭之。爲之務求而得之。勢必盡其所有而求之。則不至於大費不已。而多藏以爲富者。悖而入。必

悖而出得之多。則攻之衆。欲不至於厚。也能乎。夫惟
有得卽足。足無盡也。知足則有盡。素位而行。苟完苟美。
而不妄希。不可必得之遇。夫何辱焉。登高防墜。臨深防
陷。急流而勇退焉。哲人所以見幾作也。如是者。謂之知
止。知止則不蹈於危殆矣。而尚不可以長久也哉。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白

其用不敝。

白

大盈若冲。

白

其用不窮。

登

瑤華帝君注曰。天下物之成者。久則未有不敝。而要其
所以敝者。以其有成之之迹。爭用之勢。流於敝。若道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寄

大成。不若此也。雖有成之之形。而無成之之心。常若缺
焉。亦如其無成。不自滿假。夫何敝。而盈者。天地鬼神之
所惡也。器盈則覆。不利攸往。惟道有盈之之理。而無盈
之之心。雖大盈猶若冲虛。而無物焉。夫虛則靈矣。靈則
四會而五達。其用亦安有窮乎。

大直若屈。

順

大巧若拙。

無

大辯若訥。

忘

又曰。類而推之。曲則能全。不尙直也。任直過則多折。故
有道者。不自處於直。而委曲周旋之中。禮常若屈。而不
克伸焉。雖屈而直。正大也。至於巧則。初不自以爲巧也。

自以為巧。其巧必勞。故若拙焉。不巧之巧。巧斯大矣。而
闡揚道德。則需辯。有道者初不敢自逞其辯也。自逞其
辯。其辯必窮。故若訥焉。不辯之辯。其辯大矣。
躁勝寒。清者濁之源。靜勝熱之基。靜勝為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之。
又曰。向使成而不缺。盈而不冲。以及直而不能屈。巧而
不安拙。辯而不欲訥。是猶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矣。
彼躁能勝寒。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又不能勝寒。偏於
一邊。非中道也。一失中。則紛紜擾攘。全失清靜之體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故必清靜以正天下。斯為得之。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情歸性。却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逐情。戎馬生於郊。意馬狂。心馳荒。罪莫大於可欲。一念易動。禍莫大於不知足。迷途咎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添一物。故知足之足常足。鴻鈞賦子不為貧。
瑞華帝君注曰。尚書云。稼穡艱難。詩雅云。稼穡惟寶。則
可知。稼穡乃有天下者之亟務。而窮兵黷武。最足以妨
農業。是故有道之世。寓兵於農。屏却戰鬪田獵。而馬無
所用。一時民得三時無害。遂致力以糞田焉。苟或無道。

則戎馬生於郊圻。民不聊生。尚何冀田之有。要其戎馬之生。總緣於貪王敗類。逢君之惡。懸可欲者。以相招。而人君不以有天下自足。且必欲得而甘心焉。則其禍患。有鮮所底者。故以可欲者誘人。其罪大矣。而不知自足。爲其所誘。而必欲得之。迨至得禍慘酷。伊誰之咎乎。太上曰。禍自咎。蓋深切以警人也。由是論之。足有何盡。貪得者。緣於不知。雖曰求足而究不充足。惟知現在處。卽是足。則無入弗得。斯常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六

不出戶。心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彌遠。其知彌少。

瑤華帝君注曰。易之同人。日出門同人。昌黎伯曰。坐井觀天。斯二說者。均與不出戶不窺牖之論相左。而太上當日乃爲是說者。爲性之渾全而言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道。此一人之心。卽千百人之心。卽萬億人之心。本是心以運之四海。融於一室。故無庸出戶而知之也。天之道。卽人之道。喜怒哀樂陰慘陽舒。恒相配待。人身所以爲一小天地也。川流敦化之德。而卽本吾德以德之。

則天道瞭在爾室。亦奚俟窺牖而始見乎。世人不知道在目前而遠以求之。惟其出求之彌遠。則其知道也彌少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胸不見而名。寶劍在手不爲而成。不動一毫又曰。道之渾全。如彼心之光瑩如此。光瑩者渾全之用也。聖人無方無體。何慮何思。其所知者。不待行而始知。其能名者。不待見而始名。則其所成者。蓋亦無事於爲而爲之利已溥矣。惟無爲斯以有爲。有爲未有不自無爲運之也。無爲之爲。亦安用出戶而窺牖也哉。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百尺竿頭爲道日損。空諸所有損之又損。皮毛剝盡惟以至於無爲。恬淡無爲而無不爲自然真實。萬化

瑤華帝君注曰。損益二字。在孔子爲經世者說。則取益而戒損。在太上爲出世者說。則取損而忘益。如人或昧於道本而逐其末。以學之博聞強識。采寶撝華。黽勉既深。聰明就廣。非不勤且專也。然亦第謂之益而已。苟一日知道而去其妄心。收其放性。處處俱從本原上探求。舍多識而會一貫。若是者。方謂之損。然知其當損從而

損之是猶有心於損之也。惟損之又損。以至不自知其損。則是無心損矣。無心者。卽所謂無爲也。惟無爲而博淵泉。無非道所充塞。則亦無不爲也。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無心是及其有事。物求不足以取天下。棄天下如敝屣。

又曰。道在損而無爲。則亦何疑於治天下乎。天下雖至廣大。天下之人雖極繁多。而將欲取天下之人從而化之。使皆從而歸之。則常貴於無事。無事者。潛移默運。而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謂也。若夫張皇補苴。潤色太平。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而風卽於浮。情流於僞。天下相率而浮僞之。則亦安克取天下而化之也哉。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以百姓之心爲心。人我之心者。吾善之。與我不善者。吾亦善之。各返吾信之。消息不信者。吾亦信之。誰非信者。此道信矣。全其

瑞華帝君注曰。道無心也。道生天。天無心也。天生聖人。豈其獨有心乎。故曰。聖人無常心。無常心者。無成心也。惟無成心。而卽以百姓之心爲心矣。曷以見其以百姓

之心爲心。蓋百姓有善卽有不善。有信卽有不信。妍媸
美惡之分途也。人類雖分。聖人之心無分。故於善者從
而善之。於不善者亦從而善之。善不善在人。而吾所以
善之之心。未嘗渝也。德可謂善矣。信不信在人。而吾所
以信之之心。未嘗變也。德可謂信矣。德之善。德之信。則
亦安用夫常心哉。

聖人之在天下。惺惺然。爲天下渾其心。忘所百姓皆注
其耳目。一有虔心。敬也。聖人皆孩之。任其

又曰。聖人雖不以善惡信僞。分別人品。而天下之人偏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完

以善不善信不信。相挾相攻。紛紛攘攘。迄無寧日。聖人
用是憂之。惺惺焉。惺惺卽惺惺也。爲天下渾其心。於相
忘。在天下之人。方注其耳目。以聆聖人之贊讓。以窺聖
人之予奪。而不知聖人之待天下。全無所好。亦全無所
惡。如嬰孩之純一無僞。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也。故曰皆
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日圓生之徒十有三。初三生魂死之徒十有三。十五乃魄
十六虧至人之生。亦如動之死地。水火相遠亦十有三。水火成數
廿八震魄

七數

瑤華帝君注曰。死生亦大矣。而性固無生死也。人出入之。則有生死矣。故能知性以見性。見性以復性。超出乎嗜慾攻取之外。則從此長生。假若昧失本性。離却真性。陷溺恒性。日入乎紛華靡麗之場。則自趨於死地矣。出生入死。其明較也。人能去妄求誠。守真抱樸。此鍊形住世者也。生之徒也。可生之道。十有其三焉。倘或緣情逐境。耽滯於聲色貨利之中。則是徇慾以喪生矣。而謂非死之徒乎。取死之道。亦十有三焉。生死之義。明白昭雪。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辛

若此。而有人既已知夫生之道。及物來誘之。遂將素所知者頓忘。而徑趨於慾海。則其動而之死地者。亦十有三焉。夫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三並而爲九。而性止一性。性之數恒少。何敵慾數之多乎。

夫何故。

人引相似

以其生生之厚。

同天地之一氣

又曰。是非無因也。以庸衆愛生貪生之厚故耳。過於生之厚。自必趨於死之途矣。

蓋聞善攝生者。

無慾

陸行不遇兇虎。

內省不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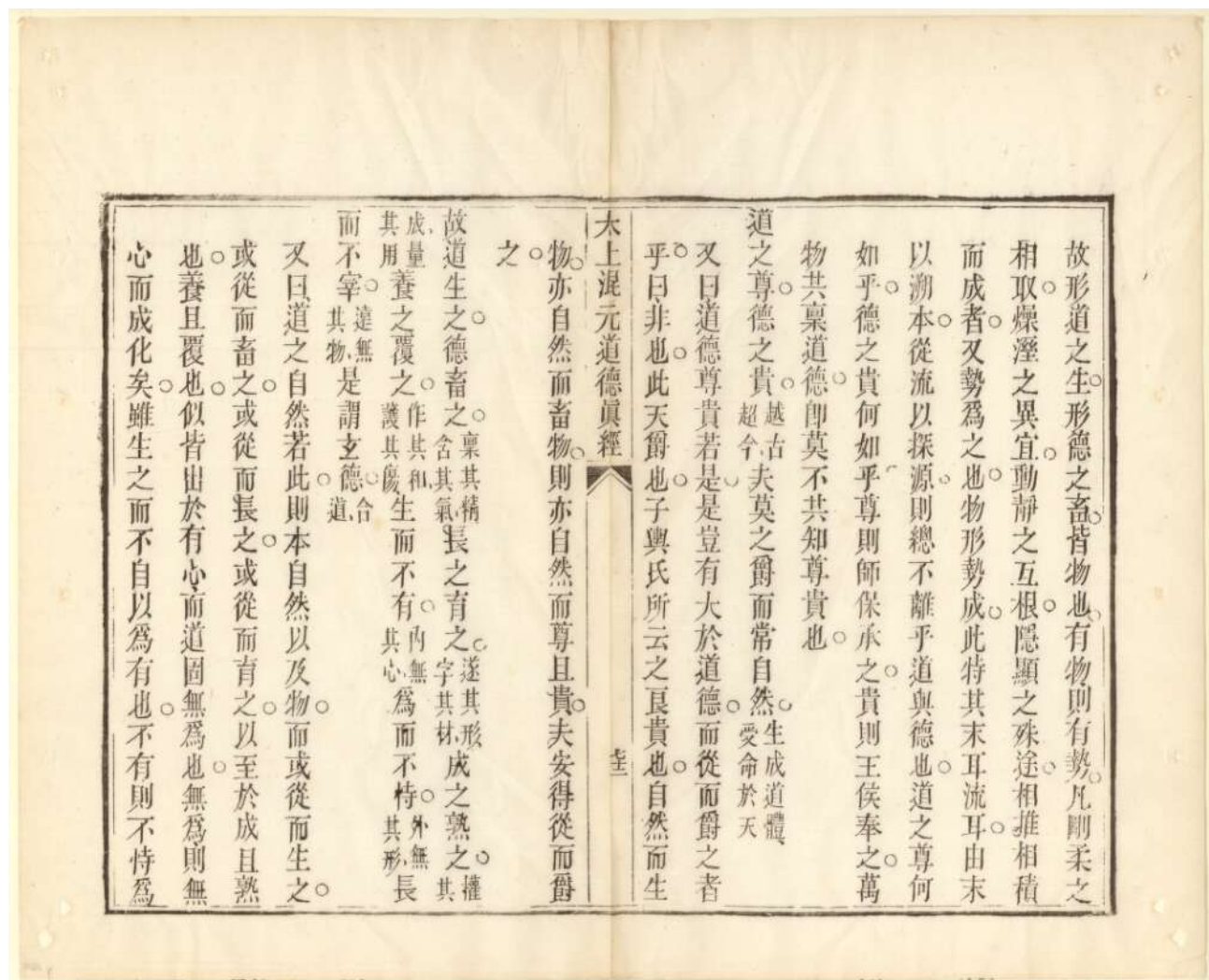
入軍不避甲兵。

何憂。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忘我。兵無所容其刃。此心自若。夫何故。生無死。死無生。氣之聚散。又曰。庸衆厚生而不免於死也。如是。若所聞善攝生者。則不然。善攝生者。本無生者也。故在陸而行。則不遇兕虎焉。其入軍陣。則不避甲兵焉。非不遇兕虎也。兕角無所投之。虎爪無所措之。則有若不遇也。亦非不避甲兵也。兵無所投其刃。則有若不避也。伊何故哉。以聖人本無死地也。聖人何以無死地。以其無生也。不有生。亦安有死乎。是所謂不生不滅。不溺不焚。不凋不殘之謂。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元皇祖。德畜之。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有象。莫不尊道而貴德。皆從道生。妙法元君注曰。道生天地。何况萬物。故凡自無而有者。皆道生之也。第道能生之。不能畜之。於是乎賴德。德者道之所積而流者也。並生並育。非德充周於其中。固難言成。若其性也。道生。即常無以觀其妙。德畜。即常有以觀其微耳。顧道雖生之。德雖畜之。而必有所附而斯形。假如天地間無物。亦安所知爲道之生。見爲德之畜乎。



一如其無爲。於以長立萬物之上。全不自謂有宰制之能。如是者欲不謂之玄德能乎。蓋德介有無之間。雖形未形。不可名無。亦不可名有。是德而玄者也。德至矣。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一。道生。以爲天下母。二。一生。

妙法元君注曰。始卽無名天下之始。無極也。自無極而太極。無不終無而有矣。有非卽有名萬物之母乎。惟母能生萬物。然不有箇始。母從何有。故曰天下有始。方以爲天下之母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既德其母。二。生。以知其子。三。夫物。復守其母。萬物。既知其子。芸芸。復守其母。其根。沒身不殆。存。

又曰。子者母之所生也。天下未有無母之子。道生萬物。則得萬物之母矣。得其母。則凡充滿於宇宙者。皆道生之子也。以母知子。何事推求。第子母有相顧之義。倘子日逐於馳騁。而全缺定省溫清之道。雖博得箇爵祿。以榮親。而母之精神念慮。已隨其子消耗無幾。勢不將淪於殆乎。彼滯於有而不復反於無者。何以異是。故曰既得其子。則必仍完守其母。方不至殆厥終身也。

塞其兌。寡言。惜氣。閉其門。收視。終身不勤。不勞。開其兌。內境。濟其事。外境。終身不救。永絕道根。

又曰。兌者悅也。門。即理欲之門。言母既當守如是。則當從事於淡泊清靜。而無所用其滋擾矣。天下紛紜類起於心之多悅。而理欲之交不克貞耳。惟塞其悅之之心。閉其理欲之門。相與於無相與。則終身克全於道。而不勞。是為不勤。反是而不惟塞之。轉以開之。不惟閉之。反以濟之。將攻取日深。陷溺日甚。既失其母。並害其子。此其人之終身。尚可以救援也乎。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見小曰明。虛中。則明。守柔曰強。剛中。則強。用其光。照耀。復歸其明。聖人無遺身殃。心無一塵。是謂襲常。直下承當。

又曰。恒情每重大而輕小。而不知小即大之階。涓涓不除。遂成江海。炎炎不滅。遂至燎原。是皆忽小之明徵也。塞而閉之。是以其所見之真。謹而守之。尚不謂之明乎。凡事退後。視有如無。而絕不與物爭得失。其柔甚矣。然惟柔斯能不敵。不敵而尚不謂之強乎。人生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味。皆所謂光也。以神運之。不以欲滯之。便謂之用其光。聖人塞兌閉門。非全絕意。

於物第以神運之。用其光而已矣。雖用其光。又不欲使光之盡洩也。仍聚其精以還本明之體。如知子守母之謂。故能復歸其明。而不使少有滲漏。以遺身殃。如是則不溺不焚。不凋不殘。而得以常生常明相續而不絕矣。襲訓續。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未舉先覺行於大道。一念惟施是畏。一理而已。

妙法元君注曰。夫道無爲。則無所爲知。卽無所爲行。雖無知而知自存。雖無行而行自在。則亦不言而物化焉。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奎

介猶忽也。言使我忽然有知於道。而以所知見之於行。則設施建立。非不卓卓可觀。而民之望其治者。已莫不心乎惕惕矣。所謂善政民畏之是也。

大道甚夷。周道坦易而民好徑。思無邪。

又曰。此民字作人字解。夷平易也。言大道本至平易。平則不嫌於迂濶。百年莫殫。累世莫盡。可也。而人情驚於近功。欲速以求有濟。則不惜闢徑以圖之矣。夫好徑而期欲速。其流弊尙有窮乎。

朝甚除。心欲田甚蕪。性要明。倉甚虛。神要靈。服文綵。黃庭內人服錦衣。

帶利劍。執劍百丈。舞錦繡。厭飲食。何不食。燕太和精。財貨有餘。但得歸復。法金寶積。
如。是謂盜竽。其盜機也。非道也哉。何有。
又曰。有如賢良在位。朝則以之。欲速勢必聽譖。而疏賢良。善人其盡除矣。深耕易耨。田則以之。欲速勢必掘苗助長。而田反荒蕪不治矣。陳陳相因。倉則以之。欲速勢必急功趨利。耗竭盈儲。而倉反空虛無有矣。凡若此者。皆好徑之害也。由是以推。則凡為人上者。總當黜華崇實。端本舍末。如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可也。若好服文綵。喜帶利劍。貪饕飲食。擁財貨以自封。則是盜之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美
竽而已。夫竽。樂器之長。所以聲樂者也。竽作而衆音皆作。人君以盜倡。使民亦以盜和。何以異此。是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如是而尚不謂盜竽乎哉。甚訓盡。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此道常有。
妙法元君注曰。砌建非常。以期百世之基。乃未幾而建者。或從而拔之。夫何故。建未善也。攀援鞏固。以爲依附之資。乃未幾而抱者。或從而脫之。抱未善也。及身弗支。而何況於孫子。夫惟本道以立基址。善建矣。本德以爲。

依據善抱矣。不惟不拔不脫。而世世守之。子孫於以相繼而不輟也。豈不信乎。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鍊精修之於家。其德乃餘。鍊精修之於鄉。其德乃長。鍊氣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鍊神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鍊虛

又曰。由是推之。善建善抱。總不外修其德而已矣。德修於身。則德乃真矣。德修於家。則德乃餘矣。德修於鄉。則德乃長矣。更進而修於邦。修於天下。其德有不豐且普乎。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七

故以身觀身。心中以家觀家。性中以鄉觀鄉。神中以邦觀邦。道中以天下觀天下。無中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不無中

又曰。此字指身言。以身觀身。此身同此德同也。以家觀家。此家同此德同也。以鄉觀鄉。此鄉同此德同也。以邦觀邦。此邦同此德同也。以天下觀天下。此天下同此德同也。夫家鄉與國。既皆可以執此例彼。豈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天下至廣也。吾何以觀之哉。曰。卽以此身而知之也。以天下觀天下。猶以身觀身也。豈身可以觀身。而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大還。

妙法元君注曰。厚即純一無偽之謂。赤子知識未開。渾然在抱。秉厚無踰於此。而體道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道自無爲。我自無心。其含此厚德。默運潛行。蓋有如赤子焉。

毒蟲不螫。無畏。猛獸不據。無憂。攫鳥不搏。無慮。

又曰。天下禍患之來。非無自也。總緣人有以召之。如逐於有爲。涉境多則戕賊以嘗試者亦多。而或毒蟲螫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六

猛獸據之。攫鳥搏之。皆勢所必至者也。若含德厚。則我且無爲。無爲而災害奚至。則可不慮夫毒蟲猛獸攫鳥也矣。據作噓。音吸。

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完。未知牝牡之合而皦作。精全。精之至也。

冥杳

又曰。且含厚而比於赤子。更自翁說。赤子之骨弱也。其筋亦最柔也。而所握則常堅固而不易開。當是時。冥然無知。寂然鮮動。不知有牝焉。知有牡。即又焉知牝牡之有合。然雖不知。而其皦作矣。是皦也。與形俱來。有根於

無者也。是先天之所秉。乃精之至者也。含德厚者可長。此例之。峻音裴。赤子之陰也。

終日號而嗷不暇。性。和之至也。惚。

又曰。氣傷於不和。過號即必暇。赤子不然。雖終日號。而其嗷固未見有暇。是非赤子之能不暇也。謂其雖號而不傷氣。和之至也。氣和則暇安從生。而又何疑於含德厚者耶。

知和曰常。常寂。知常曰明。慧光。益生曰祥。靈源。

又曰。由是以觀。則和為貴矣。和即所謂柔也。牝也。即所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光

謂無聲無形之物也。人特患其不知耳。誠知之。則道在是。德亦在是。而常為道德之人。不失常存之理。時時奉而守之。則始自明誠者。久且誠。則明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苟或既不知和。又不知常。而益以生之。夫大道無生。安用益生。益之則反賊之矣。欲免於祥也得乎。祥訓妖猶亂訓治也。

心使氣曰強。氣動。物壯則老。人欲。謂之不道。喪亂。不道。早已。真不立。妄不空。

又曰。人知和則心靜。心靜則氣常柔。反是而使之。則氣

妄作而肆。是謂之強梁也。且強梁用壯。剛過易折。卽或不折。亦必易敝。幾見自古英雄常留天壤也耶。故用壯而老。皆非守柔守虛無名無爲之道。是所謂不道也。不道之事。尙不當早已也哉。已止也息也。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默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內閉其門。外挫其銳。無解其紛。總和其光。慧生同其塵。離是謂玄同。貫

妙法元君注曰。道可言傳。亦不可以言傳。其可以言傳者迹也。散殊也。不可以言傳者體也。一本也。是惟知者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全

識得道之來龍。無始無名。而從無始而始。無名而名。總可以默守之。故常不輕言。夫道若拈樞一二。擁座拂塵。鑿鑿大言。謬自以爲知道。而不知者固已多矣。此兌字指口言與上不同。而門指喉舌言。亦與上異。言道在無言。是必塞止其口。而閉其出納之門。挫其輕躁之銳氣。解其纏結之紛紜。而有光不耀。用是和之。雖塵弗避。用是同之。若是者可謂同矣。而塞與閉挫與解和與同皆運於自然。而無心以出之。所謂玄也。故曰玄同。故不可得而親。得進參禪未已。亦不可得而疎。太上學道未濃。不可得而

利。伏羲完易未了。亦不可得而害。孔子夢莫方終。不可得而貴。道者心體。亦不可得而賤。心者道心。故爲天下貴。一切皆盡真當獨存。
又曰事之操於人者。人得主之而我不爲政。孟子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也。若知道而默。抱道而處。則人不得親之。夫親極必疎。既不得親。則亦安從而疎之耶。推之於利害貴賤。均無弗然。此道之所以不落聲色。不著形象。渾渾噩噩。爲今古之重寶。而見貴於天下也乎。

淳風章第五十七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全

以正治國。神。以奇用兵。心。以無事取天下。性。

妙法元君注曰。事出於平易者爲正。出於權術者爲奇。而出於無心爲無事。故撫國不事張皇。不矜振作。而與民共者。同此庸常。使盡人能知能行。則是以正治之矣。而準此以用兵。則勢有不能。欲不以權術行之。未克濟事。故曰以奇用兵。而欲胥天下從而化之。使皆歸向於我。正不貴乎要結招徠以有事也。默化潛移而已。故曰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得道。天下多忌諱。居移氣。而民彌貧。養移體。

此心民多利器。念伏躍國家滋昏。此性不明人多伎巧。性逸奇物
易失。心動滋起。神疲法令滋彰。以心盜賊多有愈熾
又曰以正以奇以無事斯三者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言卽以此道而知之也。倘一出於有事。則無論紛更多
端。卽所爲忌諱之事。正復不少。上多忌諱。則爭言祥瑞。
惡聞災祲。而闔閭疾苦。壅於上聞。民欲不貧也能乎。利
器卽權術也。上好粉飾太平。則質直鮮所投合。而人爭
以權術償之。久之君日以驕。臣日以諂。上下相蒙。而國
家欲不至於昏亂也得乎。由是而遞降焉。人多技巧。猶
太上天混元道德真經 全

其有權術也。夫技巧曲藝之事。似於國有利無害。而不
知一尚技巧。則凡可矜可怪之物。羣爭構之。尤而效之。
而奇物滋起矣。更由是而上焉。文網日密。爰書日甚。法
令滋擾。使下民手足均無所措。則賦黃鳥鴻雁者。其不
相率而爲盜賊也幾希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不尚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利器
我無事而民自富。不貴奇貨我無欲而民自樸。身修國治

又曰凡若此者皆有事以致之也。若準無始之道以致
治。夫何有斯弊哉。聖人知其然也。而自準無爲以立其

本根。無爲則靜而少事。而莅躬行已。全然無欲。則民或
從而化之。或從而正之。而以務本業。不趨浮僞。其富也
必矣。質直好義。承上意旨。其樸也必矣。夫有事積弊。若
彼。無事獲效。若此。則亦何憚而不無爲。讓聖人以獨至
哉。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昏

其民醇醇。

渾

其政察察。

明

其民缺缺。

日以

疎薄

禍兮福之所倚。

損者

福兮禍之所伏。

禍福無門。惟心所召。

孰知其極。

無有

其無正耶。

道無

正復爲奇。

心不

善復爲妖。

不可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迷其

其日固久。

無始

以來

全

知

妙法元君注曰。

道尙渾厚。

不尙精明。

惟渾厚者無爲。

無

爲而民自化。

一涉精明。則有爲矣。

有爲則缺陷者必多。

故其政悶悶者。其民必醇醇也。

其政察察者。其民必缺

缺也。且從事於有爲者。

不過欲獲福而免禍耳。

而不知

禍福雖是兩端。實則一事。

當其有禍而福已倚於其中

矣。當其有福而禍已伏於其內矣。

禍福相乘。罔所止極。

而昏昏者卒弗知之。

豈天下竟是一禍福之天下。而無

大道以正之耶。

要之正不終正。

正之復流而爲奇。

善不

終善善之復返而爲妖。人之迷弗悟者。只知有福而不知禍已隨之。只知有正與善而不知奇與妖已隨之。嗚呼其蔽錮爲日固已久矣。正復之正卽上以正治國之正。善卽祥瑞之祥。不作善字解。

是以聖人方面不割。通廉而不剝。清直而不肆。中光而不耀。中

又曰凡物方者必割。廉者必剝。直者必肆。光者必耀。惟聖人於無極而有有極而無之理。識得十分透亮。知極者必有返時。故方而不至於割。廉而不至於剝。直而不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全書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存心莫若嗇。以天理夫惟嗇。儉從約是謂早服。先得此理。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操持重積德則無不克。復禮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無所不莫知其極。用其極可以有國。靜極見有國之母。真一可以長久。神與道存妙法元君注曰。嗇簡也。柔也。虛而無也。世之治人者必

從事於鋪張。事天者必致力於昭格。往往紛更滋擾。而不知治人事天。總莫若以齋處之。蓋人之心。卽我之心。以我之心治人。是以心治心也。我之心。卽天之心。以我之心事天。是以心印心也。而運於無形。不見作爲之迹。齋之至矣。下民化之。卽根於其齋而來。是其輪服固已久矣。非早服而何。早服上之重積德以致之也。德卽所謂齋。言重積德則德之所運。風流而令行。無弗尅而治之。尅訓治。旣無弗治。則莫知其極矣。莫知其極。則德徧羣黎。不事聲教。而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尙不可以有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

也耶。第有國必得其母。有國之母。齋也。柔也。虛也。無也。是卽不可名之道也。以道治天下。是以母育天下也。而尙不享祚於長久也哉。

是謂深根固蒂。

深息固精。

長生久視之道。

虛空消殞。道炁常在。

又曰。凡物根不深者。則易撥。蒂不固者。則易敗。若本道以治之道之入人深者。蓋固結而不可解矣。是之謂深根固蒂。而不惟治國。且能長生。壽已以壽人。壽人以壽世。於以悠久而博厚。博厚而高明也。尙所謂長生久視之道非耶。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虛生明。空生慧。若烹小鮮。治心亦易。以道蒞天下。道不遠。其鬼

不神。陰魔像。

妙法元君注曰。此二語於孔子武城之說相反。適所以相成。割雞焉用牛刀。言小邑不必以大道治之。此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不知烹小鮮之法。則不可以治大國也。此何以說。曰。治大國不可煩。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鮮者易爛。煩則政治多擾。夫是以取譬而喻。世之所以重鬼神奇鬼神者。以鬼陰之靈。神陽之靈。幽明胥待命焉。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六

若以道蒞天下。則聚精於至精之中。秉靈於至靈之始。無精也。而有精。無靈也。而有靈。此其洞洞屬屬。神為何如。彼鬼亦第安於不識。不知之天。無所用其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幻盡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

傷人。心境。夫惟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又曰。世人所以重鬼之神者。以其能傷人也。若以道治天下。鬼神聽命。則非惟鬼不傷人。其神亦且相固於大道。而不致傷人矣。是非神之不傷人也。良以聖人治本於肅。守要於柔。心而無心。為而無為。與天下渾渾悶悶。

全無作爲以害之。是能不傷人矣。聖不傷人。而謂神忍傷人乎。是之謂兩不相傷矣。而神不傷人。總由於聖不傷人。以致之。聖人之德何如也。天下德之從而歸之。且以德神歸神者。亦併而德之歸之。是交相歸也。故曰交歸。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上善若水。

天下之交。

衆高從下。

天下之牝。

衆剛從柔。

牝常以

靜勝牡。

靜爲躁。

以靜爲下。

無爭。

光垣帝君注曰。自來任世者。動曰必爭上流。而不知上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全七

極必下。迨上而下。下不可爲矣。太上則教人。以下自居。而有國者。尤當下也。故篇首卽曰。大國者下流。蓋國大則人歸之者衆。猶水下則就之者多。是大國本擅下流之勢。而撫國者。又能屏却驕盈。安處恬淡。無侈大無張皇。冲而守之。抑而持之。則是願處於下流矣。所以然者。天下酬應之交。尙柔而不尙壯。天下之牝。皆性生於柔者也。人而涉世援物。以柔自處。正不殊於牝也。蓋牝之柔。緣於靜。牡則好動而不能靜。此牝之勝牡。端在於靜。而靜非他也。冲也。抑也。卽所謂下也。人不知下。豈其不

知靜乎。故曰以靜爲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容則取小國。靜小國以下大國。處則取

大國。理存

又曰是下也。保國之良策也。大國小國均不可離者也。

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之心而服之。湯事葛。文事昆

夷是也。小國而下大國。則能取大國之心而悅之。勾踐

事吳。太王事獯鬻是也。

故或下以取。小必或下而取。大必

又曰凡若此者。或本此下以取人。或守此下而見取於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矣

人。可知柔能克剛。柔之極正剛之極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大

夫兩者。即心是道。各得其所欲。其分。故大者宜爲下。止觀。

又曰且大國沃野廣饒。帶甲千萬。他何所欲。不過欲四

海歸心。而同在吾胞與之內。兼畜之已耳。小國截長補

短。方五六十。他何所欲。不過欲撫我愛我。吾寧入而臣

妾之。謹事之已耳。大國欲之。小國歸之。小國欲之。大國

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矣。而得其所欲者。非有他術

也。冲也。抑也。下也。撫大國者。亦何憚而不下也哉。故曰

大者宜爲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造化玄微。善人之寶。一點真金。不善人之所保。人各有心。美言可以市。巽語謹持勿失。尊行可以加人。力行近仁。人之不善。何棄之有。道亦在。

光垣帝君注曰。天地間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可以範圍乎人者。固自甚多。然特其門堂已耳。非奧也。惟道介有無之間。不絕聞見。而究不落聲色。則是幽深而玄遠。方可云萬物之奧也。善人性而有之。如驪龍領下之珠。本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九

自生成。非寶而何。若不善人有而失之。然苟能尋踪覓跡。取已失者求而得之。約而守之。亦未嘗不可以束身於寡過。是非其所恃以保者乎。夫善者寶之。不善者保之。則是道公其之道也。水道而發爲美言。可以爲市於世。奉道而遵行之。亦可加之於人。胥天下而化之。在良材固成大器。卽樁者亦不至棄於無用也。道不遠人。人之不善。夫何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心。置三公。神氣。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世之。不如坐進此道。我之。

又曰道之可寶如是。則凡智愚貴賤均以道為楷模。是雖貴如天子。尊如三公。駟馬盈朝。拱璧炫采。而擁彼靡麗。無裨於身心也。何如日進於道。日達於上乎。故曰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完我本無不曰求以得。求則得之有罪以

免耶。純一如初故為天下貴。用和為貴道斯為美

又曰是道也。非始重於今。而從古貴之者也。彼古之所以貴此道維何。不曰求則得之。而凡有罪之物。可以汚我者。悉從而免之耶。天下患在不可得與不可免耳。而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下

今則得之免之。道之可寶何如乎。故曰為天下貴。

思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不擾其心事無事。不鑿其性味無味。不驚其神大小多少。縱橫順逆報怨以德。修德無咎

光垣帝君注曰。大道原麗於無。無即道之原也。人惟趨於妄。斯攻取多。而作為起。道則不然。苟能深味乎此。則不必從事於為。無為可也。不必致營乎事。無事可也。亦不必備嘗乎味。無味可也。本此無以立體。則任彼大小多少。而總以無為處之。雖極之於所怨。而物有致怨之

事我無蓄怨之心。不可見怨。怨亦何報。迨至渾忘。我仍
以德待之。是所謂無怨也。而無怨實根於道之無也。
圖難於其易。一拖為大於其細。中執天下難事必作於易。仁者
而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積精累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聖不故能成其大。虛空夫輕諾必寡信。易得易失多易必
多難大迷之下。說破故終無難。欲其
又曰人倘不識無為之道。則必從事於為。而為於其難
者。遂致輕夫易。為於其大者。遂致忽夫細矣。而不知易
者難之引也。細者大之階也。故圖難則必於其易者先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圖之。為太則必於其細者先為之。由易而難。斯不難矣。
由細而大。斯不大矣。天下之難事。大事皆未有不從易
與細以致力也。夫大事既作於細。則第求其細可矣。聖
人知之。所以終不為大也。不為大而大自在。其不成者
幾希矣。推之易言與輕為。似若兩途。實同一轍。彼輕諾
者。易言之故也。而已信之寡矣。輕為者。視事一切皆易。
而正惟多易。其跋前踴後者。難正不少。是以聖人雖由
細以幾於大。而此心慄慄。憂乎其難。蓋臨事而懼之衷
也。究之慎終如始。固無入弗得矣。夫何難之有哉。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安靜自得。其未兆易謀。臨事其脆易破。防危其微易散。道心未發。治之於未亂。發皆中節。

光垣帝君注曰。安者無事之時。暇豫之居。諸也。而安每卽於危者。以人恃其安而放之。故安不終安。要之其安原我所應獲。是在於守而持之耳。持之固自易也。事機已露。每難圖維。當其未兆。尙在寂感之交。於此致力。謀孔易矣。譬之於物質。久而堅。急難攻錯。若當其脆。破可立致。何易如之。而積重者難返。勢大者難圖。當其微未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九

至於重且大也。從而散之。夫亦易易。所謂先事之圖。必在幾先之哲也。故爲之於未有者。尙無所有也。清其源也。上也。治之於未亂者。已有而未亂也。塞其流也。次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登高自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行遠自邇。爲者敗之。道不執者失之。道不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與道合一。無執。故無失。與神合無。又曰。聖人之所以致防於未然者。以小宜謹而微宜慎也。蓋小者大之基。微者顯之機。維彼合抱之木。不始於毫末之萌蘖乎。九層之臺。不始於累土之逐加乎。千里

之行。不始於足下之步趨乎。夫小必大。微必顯。近必遠也。歷歷如是。則是未兆之先。無所庸其滋擾矣。而逞妄以爲之者。必至於敗。膠執以自信者。必至於失。聖人則不若此也。知道在於無。而卽以無爲安之。以無執化之。夫何敗與失之有。故曰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於始鮮克有終慎終於始。則無敗事。初心不昧永無危殆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三

成而始加圖謀。究之勢已逼近。雖極力挽回。不克旋轉。每十無以救其一。此敗之所以類然。而要之人情多致謹於始。而於終則疎忽之。若果能慎終於始。先後一致。亦胡至以敗事聞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尊德樂道學不學人復衆人之所過。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爲。戒懼

又曰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衆人有欲。聖人不諱言欲。而不欲之欲。乃其欲也。夫以不欲爲欲。亦安貴難得之。

貨也乎。衆人有學。聖人不諱言學。而不學之學。乃其學也。夫以不學爲學。尙不可以轉衆人之過而免之也乎。復轉也。夫其所以不欲不學者。道尙自然。正無事乎欲與學也。萬物皆稟是自然之道。而卽以無欲無學者輔之。而弗敢爲焉。此聖人之以無爲立隆於天下萬世也夫。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在明將以愚之。不使其

光垣帝君注曰。三皇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均號先覺先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

知。惟先覺則以所覺者覺人。惟先知則以所知者知人。總欲使民歸於明而已矣。究之於道無涉也。道在於無爲也。故古之善爲道者。不欲使民趨於明。將以愚之。使民常安於無知無覺之中。庶幾僞妄不作。而渾渾噩噩。我得端居而默拱矣。

民之難治。心以其智多。動則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覺亦

又曰。上古之世。無懷葛天。民風何等淳厚。何等渾樸。御世者不煩而自就理。三代以下。世風澆薄。人情洵僞。蓋苦於難治久矣。而要其難治之由。實緣於多智。智則請

張爲幻。奸究叢生。而文網雖密。不足以羅之矣。夫民旣以智而難治。則智其當絕也明矣。尙可以智爲之倡乎。苟以智治之。則不惟不愛國。且害國矣。非國之賊而何。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若愚。行爲法。世能知楷式。抱虛守中。是謂玄德。教玄德深矣。遠矣。愈求愈達。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乃至於大順。逆行順化。又曰。誠不以智治國。則渾淪無爲。國之福也。彼以智則賊國。不以智則福國。知斯二者尙不可以爲楷式也乎。要之楷式非他。無爲之德也。玄也。夫德謂之玄。則至深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五

矣。至達矣。與物相反矣。何言之。世人尙智。聖人尙玄。反而用之者也。尙智則徇欲忘理。而多逆。尙玄則默運潛移而自化。順之至也。故曰。乃至於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爲萬法之王。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故能爲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道。必以言下之。示之。欲先民。使契手道。必以身後之。能忘其心。光垣帝君注曰。江海巨津也。而百谷朝之。以其王也。要其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勢處於下。衆流歸之。書曰。

江漢朝宗於海。非善下而能王若是乎。聖人有悟於江海。知人之不可據上也。而必以言下於人。其下愈卑。而下者上之。已高不可仰。知人之不可漫先也。而以其身後之。其後彌遠。而後者先之。已軼不可追。究之聖人非有意於下之後之也。道本如是。則其居上與先者。固即存於下之後之中也。道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下

樂推而不厭。中心悅而誠服。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然無礙。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六

又曰。第上矣。先矣。而居上者。勢患重。民。居先者。勢患害。民。聖人雖上而不自尊貴。何重於民。故民亦不苦其重。雖居先而不自謂無前。故不害民。而民亦不受其害。於是乎翕然歸之。羣焉戴之。其推以為有道。而絕無厭棄之心。悅而誠服。莫敢不享王矣。而要其不上而下。不先而後。皆此不爭之心。與天下相忘故也。語云。仁者無敵。聖人既不自處於爭。則凡爭者。不惟不忍與之爭。且不能與之爭矣。此道之所以貴下與後。而聖人則之者也。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惟道似不肖。如夫惟大故似不肖。無可若
肖久矣其細也夫。可此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之至大者莫道若矣。聖人奉道以
爲依歸。則天下之至大者亦莫聖人若矣。世人大道則
亦因大聖人故。皆謂之大。然雖謂之大。而竊疑其渾漠
相處。絕不見有震動恪恭。若一無所肖者然。故雖大之
而又以爲似不肖也。夫既大之。而又不肖之。亦何畸輕
畸重之若此耶。然無足怪也。不肖始大。大實似無可肖
也。故曰惟大似不肖。若肖矣。而於禮樂刑政之間。斤斤
以求合。沾沾以急功。則是驩虞雜霸之爲。蓋渺乎其細
久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七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道不一曰慈。專氣二曰儉。少私三曰
不敢爲天下先。退藏夫慈故能勇。其力儉故能廣。其量不
敢爲天下先。自後故能成器長。其體

又曰。夫聖人之所以大而不落聲色者。以其有三寶故
也。持此寶而重之。則揮絃就理。何事作爲。是卽王天下
三重之謂。三者何。一曰慈。慈忍也。謂慈忍而斂也。其二
曰儉。儉約也。儉約而不敢肆也。三則曰不敢爲天下先。

卽以身後人之說也。人特患失此三寶。而不能慈且儉。以先人耳。果能慈忍而有濟。則以有守發爲有爲。勇何如也。果能儉約以自斂。則能發必自能收。廣何如也。果能不敢爲天下先。則後人者必居其前。不以力強而強。固已多矣。是渾樸之器也。卽大成之器也。成是器而與天長存可矣。

今捨慈且勇。逐物捨儉且廣。貪捨後且先。急欲求成死矣。不見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將救之。惟德是輔。以慈衛之。守位曰仁。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又曰聖人三寶若是。今或從而反之。捨慈以就勇也。捨儉以就廣也。捨後以就先也。是三者皆有取死之理。其不入於死者幾希。今且就慈一端言之。小不忍者亂大謀。臨事懼者无祇悔。慈忍則不敢輕敵而量敵。故以戰則必致勝。且慈忍則必內謀之密。外謀之周。而敵乘無隙。守何固也。蓋是慈也。天所與也。天將救人於塗炭之中。恒開廣聖心之慈。以爲斯民之衛。乃聖旣衛民而破其慈者。亦從而衛之。慈之可寶何如也。而信與不先可例推矣。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慈和善戰者不怒。寬泰善勝敵者不爭。安穩善用
人者爲下。小心翼翼

光垣帝君注曰。士戰士也。行列之中。以怯爲勝。惟能怯
斯以勝敵。而不恃夫。趙桓桓之武也。善戰者以義制
兵。可進則進。不注於進。可殺則殺。不注於殺。而無所用
其怒。而善勝敵者。恒以兵爲不得已之爲。雖戰而有矜
心。初無所尙其爭也。至於用人之善。亦初無他術也。冲
而抑之。約而斂之。善下而已。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卷九

是謂不爭之德。好是懿德是謂用人之德。天理自見是謂配天。高明古
之極。乃明大道

又曰。言此不武不怒不爭而善下也。皆德也。德而不自
有其力者也。德烏在。是卽不爭之謂也。而不自有其力
則且以用人之力矣。渾渾而蕩蕩。噩噩而巍巍。是尙不
可以配天。而與古爲徒。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哉。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託已設義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任他爲主不敢進寸
而退尺。分寸之間是謂行無行。莫慘於志攘無臂。不得已
進退火候是謂行無行。莫慘於志攘無臂。不得已
而後起

仍無敵。二陣交鋒。兩枝慧劍。定太平。理真土。執無兵。

光垣帝君注曰。道德尊經八十有一篇。其言兵者數篇。非好談兵也。所以甚惡用兵而垂戒也。此篇通體雖是說兵。實以喻道。讀者勿以文害辭。辭害義也。用兵有言。猶云古之用兵者。曾有是說。主則制敵之謂。客則應敵之謂。制敵則尚武。尙爭。應敵則不過敷衍應酬。期無敗覆而已。故善戰者不敢為主而爲客也。進寸則其進無幾。而已居然進矣。若退尺則退之。惟恐不遠者也。不主而客。不進而退。皆所謂守柔守虛而無或強與實矣。凡軍行者。必有行列。而攘臂以爭之。因敵以仍之。持兵以執之。若爲客與爲退。則不陣而行之。如無行也。不爭而攘之。如無臂也。不戰而仍之。如無敵也。不勇而執之。如無兵也。退而爲客。其知道乎。仍就也。詩云。仍執醜虜。是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一百

禍莫大於輕敵。守城野戰。要防危。輕敵則幾喪吾寶。恐喪吾家。無價寶。故

抗兵相加。

縱橫順逆。漢趙綱。

哀者勝矣。

飲酒戴花。鬼神哭。

又曰。由此觀之。兵者禍也。用兵而輕敵。尤禍之禍也。故禍莫大於輕敵。一輕敵。幾喪失吾寶矣。寶卽上篇三寶。

之寶。如是而奈何。獨恃力以尙強乎。故當抗兵相加之時。能時切哀矜之心者。方爲愛人之至。而不欲勝人。常制勝矣。誠卽用兵之道。以悟立身之道。道不遠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惟心而已。甚易行。惟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無心。莫能行。不知大道。

光恒帝君注曰。天下平近淺淡之處。卽精深微妙之所。存道本平近淺淡者也。以此道而發爲言。吾言甚易知。以此道而見諸事。吾事甚易行耳。易知則宜盡人能知。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一百

矣。易行則宜盡人能行矣。而天下卒莫能知與行者。何哉。以平近淺淡之不足知。不足行故也。而求之於精深微妙。則反失其知與行。嗚呼。其亦不思甚矣。

言有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夫惟無知。冥然。是以不我知。夫復何有。

又曰。由是論之。與其言之無稽。何如簡默之爲貴也。言本有宗。離乎宗者。非言也。與其行之不軌。何如樸率之爲貴也。事必有君。背乎君者。非事也。我知宗而言之易。我知君而行之易。世人不知宗與君。因以不知我是。皆人之無知也。人既無知。則亦安能知我乎。宗君卽主宰。

之謂。

知我者希。

就是知音

則我貴矣。

孰肯承當

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衣錦尚絅

韞櫝而藏

又曰夫人不我知。患在我乎。亦患在人乎。是惟知我者希。則我愈尊貴矣。神聖之詣。豈尋常之耳目所能窺其萬一者哉。所以古之聖人。開而章。簡而文。溫而理。美在其中。外觀不耀。其被褐也。若不異於尋常者流。而所懷之玉。則固已抱寶弗拭。彌斂而彌越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一百三

知不知上。

真知

不知知病。

妄知

普鍊帝君注曰。大道廣大精微。卽知之猶恐膚末。何況無知。是則知者求道從入之途也。第知則知矣。而不可存一知之心。著一知之見。故凡能知而不自以爲知者。最上乘也。若徒得其膚末。而於道全未深知。則亦不知之類。而謂謂自謂有知。則是病而已矣。

夫惟病病。

惟恐有知

是以不病。

終無妄知

又曰由是觀之。不知而以爲知。是生人切已之病也。誠以此病爲病。則必能日求其所未知者。以底於知之盡。

而欲然若歎。一如無知。方與道相符契。則亦何病之有。
聖人不病。塵淨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是以不病。三界惟心
又曰。企此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無予智之病者也。而
不病由於病病。則是道無爲。聖人之知亦無知。無無有
無。有有無。有此其所以德契鬼神而靈關朗照也。其不
病職是故耳。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不能大威至矣。生死

普煉帝君注曰。人之有性。本自挺然。高出物表。雖無威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一百三

可畏。無儀可象。而位天地育萬物。正有大威者存。第人
昧於吾性之貴。而以死生得喪之故。橫於胸中。則凡有
操生死之權。握得喪之柄者。鮮不俯首而畏其威。而所
性之威。反不克立。苟能一死生。齊得喪。不見有威可畏。
將鍊形以鍊神。鍊神以鍊性。而超出乎死生得喪之外。
則大威固不求而至矣。

無狹其所居。身藏無厭其所生。無勞爾形夫惟不厭。洗心
是以不厭。神自

又曰。大威如是。則可知性地廣濶。人當卽其廣濶而安。

宅焉。而無容狹隘其規模也。不知者遂於紛華靡麗。從而狹其所居。不亦可憫之甚乎。夫不知而狹固失性矣。其有知之者。以紛華靡麗之害性。而以為此害性之物。總緣此生以招之。而欲絕其物。因並厭其所生。夫生亦不可少也。倘皆厭生。宇宙間無人類矣。聖人知之。而既不狹其所居。亦不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雖住生於世。而所性冲然。萬物樂附。初無有厭斁於天下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虛能生白自愛不自貴。人人本有箇箇不無故去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彼取此。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又曰恒流每苦不自知。即或自知。亦不能不亟於表著。每苦於不自愛。即或自愛。則未有不侈然自尊者。是皆昧於大威者也。大威有不見之見。有不貴之貴者。存聖人知其然也。是以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彼指狹居厭生言。此指不見不貴言。去取之間。嚴於彼此如是。

任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勇於敢勇於不敢。則活。守離此兩者。能殺或利

或害禍福昭然天之所惡貴無所用孰知其故天道無知是以聖人猶難之堯舜其猶病諸

昔煉帝君注曰勇者美德也。而人恒以敢敗之。遂致美者不美。故負此勇而濟以敢心。則捐生輕鬪。勢將不免於殺。反是而勇以不敢之心處之。則守柔守怯。動出萬全。希不存活者矣。此兩者或利焉。或害焉。乃常理也。然天下間有因敢而活。不敢而轉死者。類出乎常理之外。人不克解。則搔首以問天。而天之好固不可知。即天所惡亦無從而知其故也。是以聖人有見於天道隱微。而猶難乎其測度焉。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自然神化不言而善應動應以時不召而自來負陰向陽。繹然而善謀無為而成。

又曰。要之天道大公至正。不怒而威。隱而顯。神而靈。不遺不禦者也。所以凡物尚爭。不爭則不克勝。而天則無所爭也。乃萬物無弗聽命其善勝也。固已多矣。天不惟不爭也。而亦不言。雖不言而應之者。無有或爽。時行物生。曾有愆乎。曾有窒乎。且不惟不言也。亦無所用其召。抑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益不召而已。臨在上賁。

在旁矣。而且與地並其大生廣生之功。生日月。生星辰。生山水。其為人謀也。無弗周綴。蓋又繹然而善焉。繹即聯絡不絕之謂。

天網恢恢。

何物不在此道之中。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

又曰。夫既不爭。不言。不召。繹而謀也。天之於物。亦何周密而無間乎。乃或有因一二死生得喪之事。稍出常理之外者。遂以為天之網恒多疎也。而不知微倖者不可常彰報者恒在遠。書曰。惟天聰明。詩曰。日鑒在茲。天之網蓋恢恢廣大。而無或有逃其鑒察者。福善禍淫雖疎而究未有失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二真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

念死。道全。奈何以死懼之。薄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普煉帝君注曰。民情所惡者死也。曷言乎不畏。曰。謀生之計過也。聲色貨利。凡可以厚生者。有其得之。雖至死亦不恤。夫何畏死之有。而在上者。不知其不畏死也。且多方設死以懼之。而不知其所設者。皆民之所甘蹈者也。如之何其以死懼之也耶。

若使民常畏死。

惟貪生。不知死。而為奇者。素隱。行怪。吾得執而殺之。安能。

殺
孰敢
心
誰

又曰若使民知養生衛生之道。則必常能畏死。不自戕賊其生。而其中或有越乎道德而為奇淫者。則吾得執而殺之。殺之正所以畏之也。殺一人於以畏億萬人也。孰有敢蕩越心志而甘害其生者乎。

常有司殺者殺。
心為司殺
能絕有念

又曰司殺者天也。言民有取殺之事。而司殺者從而殺之。是天本欲殺之也。我即奉天命以殺之。非我殺之。仍天殺之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二

夫代司殺者殺。
他心雖同
我不可代
是謂代大匠斲
斲生思惟
勢而無功
夫代大匠斲者
事物之來
情慮之及
希有不傷其手矣
輕弄命寶
後必有災

又曰若天未欲殺而我從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之矣。殺不在天而代殺者殺也。是猶代大匠以斲之矣。夫大匠善斲者也。善斲者自無或傷。代而斲之。鮮有不傷其手者。代斲而且傷其手。豈代殺而不自殺其身乎。感應篇云殃必及身。此之謂耳。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
人不知
道
以其心之
念不已
是以饑
所以不
知道

民之難治。人之所以不得以其上之有爲。以其心之是以難治。所以

普煉帝君注曰。國之大計在農。民之大本在食。而往往不免於啼饑者。以上之賦稅過多。而妨其食也。稅其食。卽奪其食也。夫安得而不飢。斯民共秉是性。則亦共秉此道。從令如流。固其所也。而往往梗頑之。不克治者。良以上昧於無爲之化。而多方作爲。以震動之。則民亦相率而趨於紛紜。不克靜矣。不靜而尙可以治乎。故曰難治。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民之輕死。人之所以不合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是以輕死。所以

又曰。卽此推之。順治者。則未有不重其死者也。乃有不以爲重。而輕之者。何哉。蓋以求生之厚。苟有可以利生。雖陷危亡。而弗恤。故視死如歸。咸從而輕之矣。則甚矣生之途。卽死之途也。身既陷於死矣。雖厚亦何以爲生哉。

夫惟無以生爲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不存一生之念。不設一厚生之

想而可以生。可以無生。全不知有其生。則是忘生以生。而生之所全多矣。豈不賢於彼厚生以貴生者哉。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其死也堅強。水消萬物草木之生也

柔脆。水流元其死也枯槁。月落不離天故堅強者死之徒。死者生之

本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基

普煉帝君注曰。大道尚柔。柔者虛無之作用也。而柔之中有至堅者存。故柔為上。人之生也能味乎此。而立身一出於柔弱。則精氣神結而不散。其死也必能堅強。而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二九

不至與草木同腐。蓋萬物草木之生也。亦未嘗不柔脆。而死即至於枯槁者。無所以為柔者也。君子鑒於齒敝舌存。則知堅強以自負者。有取死之道。死之徒也。柔弱以自處者。有生之理。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心雜則道愈遠木強則其念頭不已強大處下。沉淪之象柔弱處上。升騰之象

又曰。夫堅則必折。強則必死。故凡用兵。不知守柔而恃強以爭。則必不能取勝。譬之於木。柔穉者工師弗貴。若自拱抱以逮千霄。不謂不強。而斧斤之入。羣然伐之。則

是其強徒以供人之斬伐已耳。由是觀之。強大者必折。柔弱者多全。然則必折者不居其下乎。多全者不居其上乎。至理彰彰如是。而人乃貴堅強而恥柔弱。抑獨何耶。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心性有方

普煉帝君注曰。道不可名。其可名者天也。道不可見。其可見者天也。而可名究不可名。可見即不可見。則不得不罕譬而喻之。其道殆有如張弓者然。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一

高者仰之。省思下者舉之。奮精有餘者損之。絕嗜不足者

補之。養冲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人之道則不然。

反損不足以奉有餘。貪其所愛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已益人

惟有道者。天

又曰。曷以言乎猶張弓也。蓋弛弓者尚角。張弓者尚筋。總以端平正直為準。故於高者則從而抑。卑者則從而舉。於其有餘處。則不得不損以汰。於其不足處。則不得不與以益。凡此抑之舉之損及與之。是皆張弓之道。而即以取譬於天之道。何弗然也。蓋天道至公。天心最慈。

其於人也。類損有餘以補不足。若人則私而多忍者也。損益之數。恒與天反。每多損不足以奉有餘焉。而要之人道之所以異於天者。以其有已之見存也。有爲已有餘爲已餘。遂不甘持以與人。此其所以去道恒遠。夫孰是能舉已之有餘以奉天下者乎。是必爲有道者能之。而去道遠者。固不克稍及其萬一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存心無心功成而不處。率性忘性其欲不見賢邪。損之又損

又曰。既舉有餘以奉天下。則亦道可恃而名可處矣。乃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有道之聖人多爲之而不自恃。雖功成而不敢處。夫何故。以道固無爲無名者也。無爲無名。則是無賢也。道既無賢。賢烏乎見。然則聖人之不欲見賢。豈非體無爲無名之意也耶。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心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打不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剛。心有九則弱勝強。心無爲乃天下莫不知。人人具此理莫能行。人人昧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藏身不靈。正言合道
萬法之先。而反俗

普煉帝君注曰。傳云。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是天下之最
柔弱。者莫過於水。而貫金觸石。穿崖潰山。上邱阜。下江
河。其攻堅強也。往無弗克。莫有能與角勝。而從而易之
者。則是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其明較也。天下人亦莫不
知之。而究莫能行之。宜乎蹈死於堅強者。比比也。而要
之人之所以不為柔弱。者。以柔為受垢之階。而弱為不
祥之德也。是何未奉教於聖人乎。故聖人云。受國之垢。
則是謂社稷主矣。受國之不祥。則是謂天下王矣。乃聖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一聖

人正言之。而世人每以柔為垢。以弱為不祥。與聖言恒
有相反。抑獨何哉。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嗜欲必有餘怨。情念安可以為善。何以

普煉帝君注曰。聖人與人同。自道生。厥有恒性。性即道
所賦也。識得此性大同。均可渾然相與。而既無所為德。
亦安有所為怨。此聖人之所以出。而與天下渾也。而不
知者。謂人情之多怨。皆因不能和之之故。於是從而謂
和其大怨焉。第和則和矣。而怨之之心。終未嘗忘也。強

以和之一時暫釋。踰時又將復然。其不至有餘怨也少矣。是安得謂之善和其怨者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

正念現前而不責於人。

勿與勿競故有德司契。

契心執其信約。

無德司敬。

自非寂照何能渾融。

又曰契即文券合同之類。彼此各藏其半。有事則取以相合而為憑者也。言世人之所以缺怨不解者。緣於昧性以求妄。而馳逐於名利之場。無有人從而默化之也。惟聖人淡泊以明性。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與人相安於無為。相渾於無心。使天下盡去妄以求復性。迨性復而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重

妄捐。莫不曠然自得。油然而相與。而怨無從生。是猶之聖人執其左契。而人皆以右契來合。兩兩相印。初未嘗有責於人也。而感者不介而孚矣。此所謂有德則司契。而無德者家為之喻。戶為之曉。盡人而召之。盡人而止之。雖通徹以治理。不終勞苦而罔功乎。是之謂無德則司敬也。徹訓通。

天道無親。

靈光獨耀。迴脫根塵。

常與善人。

無得無失。

又曰聖人司契如此。則其有契於天心也明矣。惟天虧盈。惟天福善。大公至正。固無所為疎。而亦無所為親也。

善則是與而已矣。天不與聖人而將誰與也哉。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大智光中

普煉帝君注曰。此章是太上治世心法本領。俱寓於此。太上生當文勝之時。急欲返之於質。故竊願得小國而寡民者。一治之。是亦方六七。如五六十之謂。亦即如有用。我其爲東周之意。

使有什伯。可養。人之器而不用。其國使民重死。一念而不遠。徒。念念雖有舟車。三車來往。無所乘之。實無雖有甲兵。持符無。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所陳之。六眼清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之源。

又曰。有國有民。將何道以治之。曰。將以愚之而已。後世覺民於智。民智一生。萬妄將作。而負才者恃才。厚生者輕生。不馳逐於商賈。即肆志於甲兵。而古處之風杳矣。惟常使之相安於無爲。即有什伯人之才器。而不表見以求用於當時。亦使之囿於方隅。重於性命。而不肯輕去其鄉。雖舟與車。莫不供給。而無所遷徙。則亦莫有乘之者矣。雖甲與兵。罔弗具備。而舍強就弱。則亦安有陳之者乎。充斯治之。則是書契徒爲滋擾。正不若太古之

初結繩而治之者。古道爲堪復也。

甘其食。味道美其服。受道安其居。處道樂其俗。樂道

又曰民風渾噩若是亦安有所爲衣食之甘美也乎。又安有所爲居俗之安樂也乎。而不知食難盡甘。見以爲甘。則甘之矣。其食固自甘也。服難盡美。見以爲美。則美之矣。其服固自美也。居難盡安。而俗難盡樂。見以爲安。則安且樂之矣。其居其俗固自安也。樂也。四其字要理會。蓋卽渾噩之民所自有也。與不改其樂。其字同義。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鄰國相望。心相照雞犬之聲相聞。照見五民之老死。灰心不

相往來。自如

又曰對國而言則有鄰。言民苟甘食美服安居樂俗如是。則其處於不識不知之天。而無所用其周旋矣。故雖相望有鄰國。相聞有雞狗。而爰居爰處。得安生業。彼此無求無與。雖至老死可以不相往來。則淳風沕穆。省却多少紛更滋擾。治國之道無踰於此。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淡而美言不信。甘而善者不辯。訥言辯者不善。敏行

巧言易。以招尤。知者不博。守元得一博者不知。通於物。務明理達根。事多則惑。普煉帝君注曰。信誠實也。誠實之言。有根本而無枝葉。固不足以悅人之耳。未見美也。而不美實有至美者存。若多事美言。或秩秩或娓娓。是誠美矣。而言不由中。徒滋圭玷。亦安取是不信為哉。推之於善。果有美之在中。焉用辯論以自炫。而喋喋好為辯給者。是佞而已矣。未見為善也。况大道只要能知。知則貫。貫則該。其焉用博。苟沾沾於多學而識。自謂能博。究之窮大失居。其所知固甚顯也。不可為之知也。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聖人不積。聖道運而無所積。既以為人己愈有。如鑑之照而不疲。既以與人己愈多。如井之汲而不竭。

又曰。夫所貴乎不美不辯與不博者。以道一而已也。聖人知其然。常抱此一以自守。而不多積以求炫於世。要其不可卷而藏。即放而彌者也。本此一以為人。是即已所有者為之也。而取之不窮。已愈有焉。本此一以與人。是即已之多者與之也。而用之不匱。已愈多矣。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之守位曰仁。

又曰於此而更悟天之道矣。天能利人。亦能害人。而能
害不害。惟物是利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道也。於是而
更悟聖人之道矣。天下能爲者。未有不爭。而能爭不爭。
爲運於無爲。是聖之所以爲聖也。亦道也。道在不爭。道
在不害。而歸本於不積。不積則亦不博。不辯不美焉。道
本沕穆。仍還他一箇沕穆。知聖者其天乎。則天者其聖
乎。嘻。太上之言道也至矣。蓋養以加矣。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余少學時與釋者佛印遊頗得禪機三昧嗣後凡見梵典
罔不了然心胸間而於道德之學則未之有得也迨後以
黨籍見謫嶺表時與木石鹿豕居遊一日登迴鶴峯見有
黃冠拍板唱歌而來向余長揖曰公學富矣亦曾見道德
尊經乎余曰嘗讀之能解道德尊經乎余曰畧解之黃冠
因哂不置謂余曰解則解矣畧解何言也倏忽不見因悟
黃冠乃異人而未叩其姓名閱兩載恩詔回京師黃冠之
言未嘗一日忘每欲將道德經研窮作注而政務紛擾迄
未上混元道德真經

三真

無成就嗣得余弟子由敬注尊經一帙繙閱之餘不覺起
敬起羨以爲此注一出當無復有出其右者而今乃見
八洞仙祖合注異體同心同心同筆同筆同妙分明八洞
之文如出一人之手倘所謂合同而化者耶自有此注而
諸注可無庸矣自有此注而尊經益昭垂不朽矣余忝列
仙末既獲見宏文而捧誦之因詳述所由而敬跋之蓬萊
大吏列仙領班蘇軾敬跋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道德尊經，乃洞真秘典，非至人莫能窺其奧，非至義莫能闡其文，人人皆知是經之義，以靜爲本，以虛爲用，以無爲爲，以無事，事事運在玄牝，妙在谷神，而其實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舉凡家國天下之要，身心性命之本，以至萬理萬事，萬物萬殊，皆莫踰焉，是猶太極然，範圍億天而不外，任人各証境界，自別，千變萬化，統於一極，天地因之以運行，日月因之以昭明，時序因之以和順，聖佛因之以統同，任舉一義，總合無量義，此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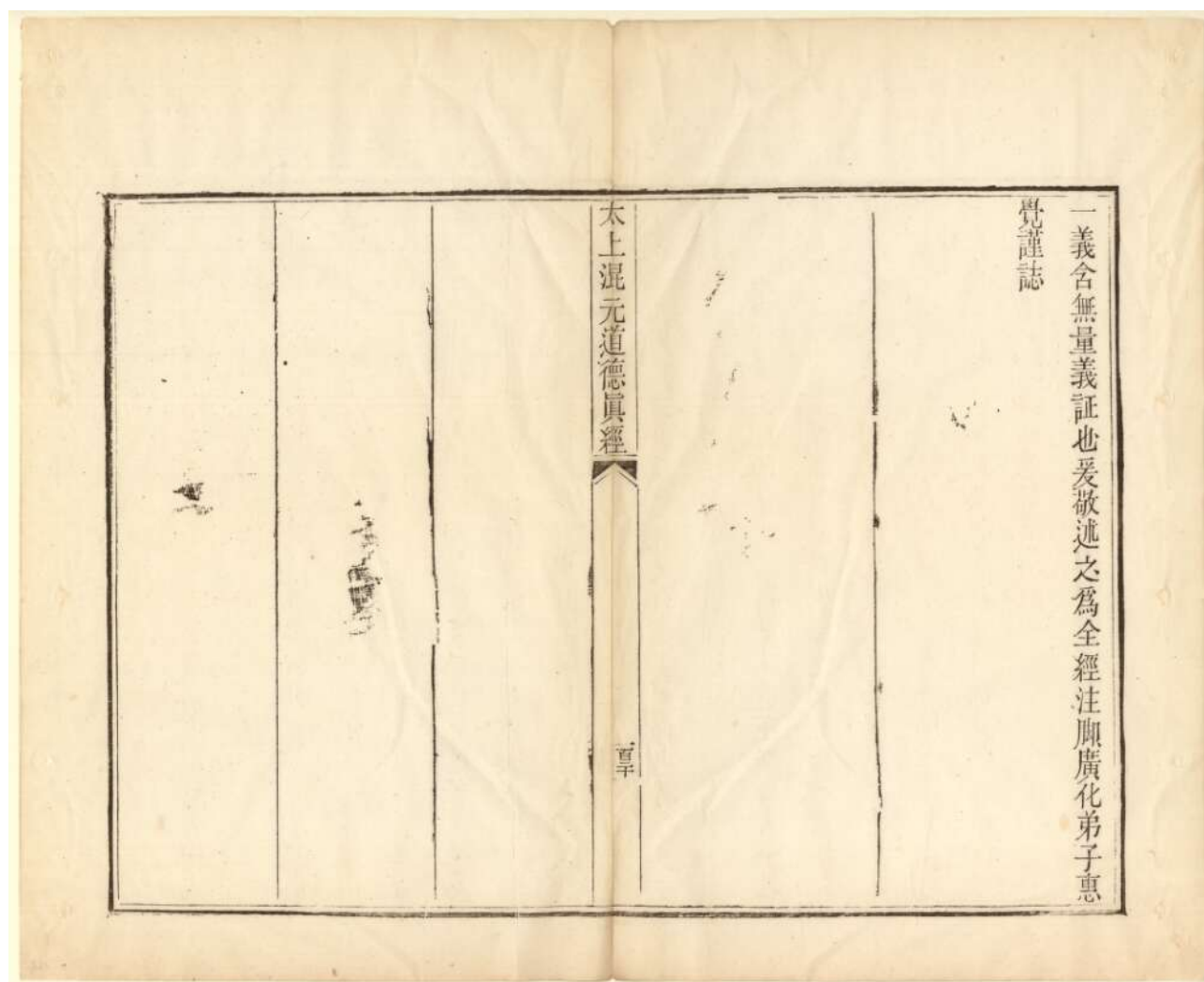
真

孚佑上帝，所以於分疏之外，又有闡義之作也，昔觀音大士云：道無名，法卽道，卽道卽法。

太上云：專炁致柔，此卽是正法，得此法，道在斯，專者一也，致者極也，專一其炁，動靜無紛，則靜之又靜，斯可致極於柔，若少有不專，則靜而不靜，非柔而近於剛矣，非道也，非法也，爾法子玄修，須體此三昧，宏教恩師云：

菩薩慈訓，仙佛合乘，此爲無上法語，可卽此爲尊經法，可卽此爲功修寶要，知逐日講求，只

菩薩一爲點出，經中一言，便徹上徹下，無妙不入，斯真卽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嘗攷古今注道德經者不下八百餘家然或空論義理或
附合金丹要旨專主所見未能洞會本源夫

太上爲大道之祖萬法之宗一切佛仙賢聖皆從此出正
如日麗億天容光必照大者見大小者見小蓋自乾坤開
肇而代代化身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號盤古
先主又爲有古大先生后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女
媧氏時化身號鬱密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
軒轅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頊時化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身號赤精子希嚳時化身號錄圖子帝堯時化身號務成
子帝舜時化身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身號真行子商湯時
化身號錫則子特未有誕生之跡至商十八王陽甲十四
年分神化炁寄胎與玄妙玉女八十一載至商第二十二
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誕跡於楚之苦縣潁鄉曲
仁里母降左腋攀李指姓名耳字伯陽號曰老聃是爲后
天老子在商湯爲守藏史在武王時爲柱下史至周昭王
二十三年西出函谷關令尹喜留至福地著此五千言今
得

孚佑上帝遂句詮解妙微玄微著字無多選言居要又得
八祖合注理無不賅義無不貫平正通達一洗從前支離
附會之說真堪與經並垂萬古矣今同人共將全書宗正
重加釐訂小子校繕是經謹跋識數語於簡末云純陽法
嗣正化子恩洪敬跋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五

昔

混元聖祖西出函關時授

文始天尊以道德五千言實天人之宗旨也顧流傳未廣聖道不彰會經子警持道藏輯要來中有一編係

八仙祖彙註暢發元機一無遺憾同班辛君稼軒亟為校讐囑經子付諸梨棗以廣流傳工既竣同人請跋於辛君

一百廿三

辛君撫譙屬諸符符竊謂是經傳世大而經國小而治家進而了道脩真入聖超凡之則罔不畢具學者譬猶以器取水隨其器之大小以取盈焉初未容測其涯涘也符也未窺道要安敢妄贊一辭特述其刊佈是經緣起云時同佐校對之任者朱子忠江子明王子可也

辛亥四月上旬斗垣掌籍史王符稽首敬跋

